

馬克思主義

評論之評論



上海書局
大東印

馬克思主義評論之論評

羅敦偉 著

1930

大東書局
上海
印行

自序

馬克斯主義，無論如何是一個已經成功的學說；他對近代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動運動上面的貢獻，功效幾乎可以和耶穌基督之對於近代史的影響相頡頏。不過，他一方面是成功，一方面卻是失敗。馬克斯用他勇敢的精神和犀利的文章，並且很懂得羣衆心理，所以能夠鼓勵現代的勞動運動；同時因為他的理論，不是建在科學上面，而是建築在他個人一種成見上面，因此，時代愈前進，愈證明他理論的謬誤。以訛傳訛，遂至處處表現『說得出，行不通』的現象，因而，造成今日全世界的反動局面。固然，反動局面之造成，原因非常複雜，最重要的，還是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反動。

中國更不必說了。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成績，第一是造成在革命

史上有名的武漢時代的兩湖共禍，第二是造成現下殺人放火的朱毛。他們固然不是忠實的師承馬克斯，馬克斯如果看見他們這樣的行動，固然要替他的主義叫屈，可是他們的確是奉馬克斯爲祖師，雖然他們沒有看見過資本論，甚至也不會讀共產黨宣言，可是視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爲聖經。牧師背叛聖經固然不能全歸罪於耶穌，共產黨背叛馬克斯主義，縱不全歸罪於馬克斯，我們至少也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的流毒。在另一方面，中國的現況，的確不能夠滿足人們的要求，尤其是青年學子。因此，對馬克斯主義不是盲目的信從，（其實所信從的並非主義）即是盲目的反對。再有一種，即是信從其主義而反對現在共產黨的行動。盲目的行動，用學術的眼光看，是可憐的行動。中國的現狀，竟陷青年於可憐的悲境，就中國說，也就是可憐的中國了！

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書籍，真是『浩如煙海，充棟汗牛』，可是不是絕對的信從，即是絕對的反對。平心靜氣用冷靜的頭腦來批評的總算少數，近來坊間固然也有許多重要的譯本，而且有許多是重要的著作；可是青年學子未必能儘量購讀，甚至有些因為作者的立論太高，不容易十分領會。因此，記者才有述作本書的動機。

約莫是十七年十二月的光景，友人敦促我寫一篇關於評論馬克斯主義的論文。大概寫了八九千字，因為人事變遷，始終沒有完卷。近來旅居滬上，檢閱舊作，並新購讀幾種中外國文字評論馬克斯主義的書籍，把原來的文字作為基礎，擴充而寫成了這本小冊子。恩卒寫成，自然沒有什麼可取之處。現在把他刊印出來，無非想給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參考，也不過是個人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一點心得，絕對夠不上稱為什麼著作。讀本書的人，務請先注意這點。

其次，要聲明的。本書引用外國作家的文句極多，有些固然是自原本譯出，有許多卻是採自譯本；採自譯本的，有些也曾核對原本，略加增改；有許多卻是一本各原譯者的譯文。這個也是要請閱者注意的。

十九年四月十日於上海

馬克斯主義評論之評論目錄

自序

一 導言

盲目反共與忠實批評——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反動的
世界

二 科學的矛盾

馬克斯主義被成爲科學的原因——第一個矛盾——人格統一
——第二個矛盾——生殖程序——馬克斯爲文化罪人——第三個
矛盾——成訓的重要——文化的成因——精神元素——馬克斯主
義與科學衝突的原因——科學的紀念品

三 資本集中

四

小農小企業的滅亡——近代小農業興盛——英德美的農業統計——小農滅亡說謬誤——小企業亦興盛——資本分散非集中——柯祖基之永遠失敗說——馬克斯主義致命傷

中產階級消滅與痛苦增加

痛苦必然的增加與革命——近代事實相反——痛苦減少——勞動者的升格——德美兩國勞動者的資力——美國勞動銀行運動——實質貨銀的增加——個人反抗與國家干涉——勞動者自己管理企業的新傾向——美國勞動運動的新努力——俄革命後的痛苦增加——馬克斯中心理論的厄運

五

階級鬭爭

馬克斯以前的階級鬭爭說——馬克斯階級鬭爭二個特質——國家的形成——暴力的助產婦——革命的恐怖——社會進步不

六

無產階級專政

能以階級鬭爭說明——中國歷史的實例——柯祖基的共同利害說——維廉的社會鬭爭說——施亨利的歷史解釋——力的鬭爭到智的鬭爭

七

唯物史觀

專政與民主——柯祖基對列寧的痛斥——拉先式的強盜團體——新的奴隸階級——斐希德與藤井悌的消滅階級不可能觀——永遠的統治階級

八

剩餘價值與產業恐慌

馬克斯對唯物史觀解釋——經濟宿命論的缺點——社會構成的多元——人格與偉人事跡——政治制度與政治事變——唯物史觀不是社會進化的重心

九

剩餘價值錯誤——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計算之矛盾——恐慌說只能說明一八〇〇年以前狀況——昂格司否認恐慌說——世界市場與國家干涉

結論

國民革命的階級問題——三種階級論的謬誤——布哈林與辛克賀維基的階級定義——馬克斯柯祖基之農民非階級觀——革命的建設與建設的革命

馬克斯主義評論之評論

一 導言

本黨反共兩年了，表面上各方面已充滿着反共的氣味。共產黨的屠殺行爲，不僅不因此斂跡，而且一天天地擴大；共產黨的思想更談不到肅清。許多青年，甚至反共的領袖人物，以爲現在的反共，是國民黨的反共，站在國民黨立場的人不得不反共。馬克斯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烈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一脈相承，有過之無不及，精深博大，何可厚非。縱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屠殺政策，決不可並馬克斯主義而根本反對之。再退一步說：馬克斯主義自有其偉大的領域，不過在中國產業落後的國家，不能適用，所以我們至多祇能



(南)

10910

夠反對拿馬克斯主義到中國來應用，決不能夠把馬克斯主義根本推翻，把他驅逐出地球之外。這樣觀察的人，他們有一個共通的誤點，即是受了第三國際的麻醉，以爲馬克斯主義真正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以爲馬克斯主張的階級鬭爭，至少在資本主義國家還能應用。以爲馬克斯的經濟學說，都是金科玉律，至理名言。老實說，這種錯誤的見解，不自基礎上剷除他，共產黨終於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謂反共，也變成了機械的，形式的，不僅沒有什麼結果，甚至久而久之，適得其反。可是這種錯誤的見解，這個絕大的危機，我們又用什麼方法來根本剷除他呢？

第一，我們應該明白絕對不能用白色恐怖的手段來慘殺走入歧途的青年，我們慘殺走入歧途的青年，其罪過等共產黨的殺人放火；同時也絕對不能發生任何種的效力，甚至反動發生，結果和期望完

全相反。第二，我們應該明白，馬克斯主義也好，烈寧主義也好，他們自有他們的立場，也自有他們獨到之處，而且有他們的偉大的著作物，決不能憑感情用事。應該用科學家的態度，科學的法則，冷靜的頭腦；尤其是最好的方法用近世各學者批評他們的評論重新研究，估定馬克斯主義的價值。看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招牌是否和他的主義本身相合；看他主張的階級鬭爭學說，是否與事實相符；看他唯物史觀學說，是否與事理不相違反；……一切主張，是否合乎科學的定律，不是個人的理想，不是事實上『此路不通』的絕路，不是毫不靈驗的預言。第三，我們來批評馬克斯主義或是評論關於馬克斯主義評論的時候，絕不可憑着什麼黨見。我們對馬克斯主義的研究，不是看他作我們的敵人，和他來決什麼勝負，是把他看著爲一種學說，很有價值的學說，來仔細地研究。因此，總理對馬

克斯主義許多良好的批評，許多至理名言，我們爲避免國民黨的立場，或許是國民黨的有色眼鏡起見，本書概不加以引證。決定了我們的態度，擇定了我們的方法，再來一步一步地進行。馬克斯主義雖未必即時宣告死亡，至少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不能再自相標榜。肩着科學的社會主義金字招牌四出招搖，更不能以『階級鬭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口號到勞動者隊伍中搗騙，而實行如汪精衛先生所說的：『其始以無業流氓驅逐生產分子，其繼逼迫生產分子變爲無業流氓。』更不能引誘青年加入朱德毛澤東的殺人放火的土匪運動，綠林式的恐怖運動。同時一般對於反共運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和莫知所以盲目反共的人，也可一旦貫通，豁然開朗。

現在我們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即是列寧主義，雖然他自命爲馬克

斯主義，甚至自命爲馬克斯主義的正統派，可是自我們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看，實在列寧主義不能算是馬克斯主義。其次，蘇俄在制度上及行動上表現的，他們執政的人雖然自誇是馬克斯主義的實現或者是依照馬克斯所指示的方略，其實他們早已失掉了馬克斯主義的真精神，最近且並馬克斯主義的軀殼埋葬在墳墓中間去了。馬克斯主義者柯祖基早已力斥其非。藤井悌歎道：『爲革命派護身符的俄國，則新經濟政策之後，又有新新經濟政策，漸逆轉於右方，致狂烈的共產主義者的意興消沈，而反動派氣燄日盛。』所以反動的蘇俄，一方面固爲民主政治的罪人，一方面也是馬克斯主義的叛逆。可是在蘇俄革命的初頭，的確有意遵照馬克斯的遺教向前努力的。後來因爲發現許多的阻礙和不可維持其現狀的危機，不得不另改途徑，甚且不得不背叛馬克斯主義。自然，也有別的原因，主義的

本身似乎不能完全負責，不過仔細考察真正的原因還是在主義本身的缺陷和馬克斯的預言『說得出，行不通。』因此蘇俄的反動及反動後所發生的影響，更足動搖馬克斯主義的本身，更足證明馬克斯主義的缺陷。不過應該分別明白，不可混爲一談。

反動思想，反動運動，現在正風靡全世界。蘇俄共產黨的革命派不是放逐即是排除；意大利，一切的社會運動都處於法西斯黨悲慘的威壓之下；德意志各種純粹國家主義團體，飛揚跋扈，在今日的歐洲，反動思想，反動運動，除意大利外便算德國，雖有曾爲全世界社會民主運動總帥的德意志民主黨也不能完全挽回厄運；法蘭西雖爲工團主義發揚的地方，也極度的反動化；日本無產政黨，遭遇實在不幸得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全國大檢舉，和一九二九年的大捕搜，社會運動者元氣大傷，勞動農民黨，新黨準備會結黨大會

之被解散，更是被支配階級的結合困難，因此近頃的大選舉，不能悲慘的敗北。在這個反動勢力瀰漫全世界的時候，我們來批評馬克斯主義來反對馬克斯主義，必定會引起一般人的誤會，以為是替反動者張目，對革命者『落井下石』。可是正因爲如此，我們幫助革命者起見，不能不起而爲馬克斯主義的評論。我們固然知道全世界的革命勢力，並不是全部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可是這個主義的影響卻很大。我們爲糾正過去的錯誤，開闢將來的新途徑起見，更應該把馬克斯主義重行估定價值，求得一盞真正的明燈，正確的指導。免得無產階級的革命史，如許多歷史家說的一樣像一個『之』字形變來變去。這一點是本書的閱者應該明白的。

最後，世界學者對馬克斯主義的批評，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本書原來本是一篇短論。所以祇擇極要重者加以引論，行文力求簡單

，力闢一切的贅論，也是要請閱者注意的。

二 科學的矛盾

馬克斯信徒最所標榜即是馬克斯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愛爾烏德 Eli Wood 說『馬克斯主義又叫科學的社會主義，因為他這一派人以為他這種主義是根據社會演進的科學』學理的。恩格斯 Frederick Engels 他在『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中間也說道：『這兩次大發明——唯物史觀與暴露資本家經剩餘價值而成的資本生產制的祕密——我們是受了馬克斯之賜。社會主義因有這兩大發明，就成了一種科學，』又說『從此以後，社會主義，不復為這個聰明人，那個聰明人偶然的發明，乃是歷史關係的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鬭爭的必然結果。』羅素說：『馬克斯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科學

的，就是因為他的唯物史觀，以為得了社會演進的原則，階級鬭爭，以為得着歷史演進的重心。』由此我們知道馬克斯主義之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即是因為他以為他們所倡導的唯物史觀階級鬭爭是合乎社會演進的原則。關於這二大發明本身的不合學理與事實之處，下面再來分別討論，現在要首先來研究馬克斯主義中的科學的矛盾，『科學的』社會主義騙人的西洋鏡即可以立刻拆穿。

其實，『社會主義者自以為在反對資本制度的團體中，祇有他們是科學的。這樣抹殺一切的態度，有甚麼科學的根據呢？他們告訴我們說，社會主義者的原則是根據於科學的和社會演進的定律，可是一研究過去七十五年的社會演進程序，就立刻可以發現社會主義與社會演進相衝突的不可掩蔽的事實。社會主義專重視生產者福利，而社會演進獨關切消費者福利，社會主義者專重視生產者資本，

而社會演進卻獨切要於消費者的財富。社會主義者專重視生產者的剝奪，而社會演進獨關切於消費上的剝奪，社會主義者專重視社會財富生產的方法，而社會演進獨關切社會的財富分配。社會主義者專重視勞資階級利益的衝突，而社會進化是適應勞資兩大階級的調和利益的進行，（此層下而再詳細討論）」（見維廉 Maurice Wiltan 著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第六章）他們一切的原則，既然與社會進化完全衝突，他們憑甚麼可以取得『科學的』之尊號呢？現在我且引證美國大社會學家愛爾烏得的意思來說明馬克斯主義的科學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凡是社會學的研究者，都知道『社會有機體』理論。這個理論的重要意義，即是人類社會是許多部份組成的，好比有機動物之有腦幹四肢，他的生活是互相幫助因時制宜。無論在個人方面在社會方面，因為各人遺傳性，本能，習慣種種的不同——也可

以說就是組織社會各有機體內的影響的不同——影響出來的結果也因之各異。所以社會進化程序中，經濟的生活固然佔重要位置，可是同時不應該忘生殖的，政治的，宗教的，倫理的一切原素。社會心理學上已經把這些道理研究得清清楚楚。最近美國大心理學家桑戴克更極力重視習慣與教育。而馬克斯主義者祇重視經濟刺激，難道社會心理學上『經濟刺激所生的影響決不能宰吾人對於其他各種刺激所生的影響』學說不對嗎？事實告訴我們，個人是組成社會的基礎，而個人的人格卻不必完全受支配於經濟。固然有隨利害浮沉的人，可是也不少貧賤不能淫，富貴不能移的人，固然有日食萬錢以爲富貴的人，同時也不少三旬九食，怡然自得，陋巷簞瓢，不改其樂的人。事實上何嘗是一切都受經費的支配呢！自然，社會上各種刺激，不免互相關聯，這個在社會心理學上祇可以說是『人格的統

「Unity of Personality」並不是像馬克斯所說的經濟能支配一切的社會生活那樣肯定。換句話說，即是經濟生活固然可以影響政治倫理宗教的生活，而政治倫理宗教的生活也可以影響經濟生活，各種相互影響，構成人格的統一，那裏是單獨經濟生活呢？

第二個矛盾——即是馬克斯派主張改造社會以經濟為基礎而不以生物為基礎。社會上一切的设计，僅求經濟需要上的滿足，而不顧及生活必需方面生物的需要。愛爾烏德以為「用家庭的需要作改造社會的基礎比用工業作改造社會的基礎還要合理些。」這種說法在工業國家或者有多少要研究之處，在農業國家社會上以家庭生活為單位，理由之充分自然很明顯。我們大概都知道人類社會的永續生存，決不是經濟的程序一定是生殖的程序。至少生殖的程序比經濟的程序重要得多。可是為馬克斯派竟不懂得生殖的程序，祇看到經濟

的程序，專門根據經濟程序，作為改造社會的張本，這分明是一個科學的矛盾了。所以愛氏直斥馬克斯派為文化的罪人道：

『馬氏社會主義的宗旨，祇求財富分配公平，滿足目前而顧不及後世，這就是他們的大缺點。假使共產黨對於將來的文化在實行共產以後擔保不受損失；那末，共產主義也無實行批評之必要，不過共產黨徒恐怕不能擔保，在實行共產之後，將來的文化祇有退步罷了。總之，馬克斯這一派的共產黨徒，專以滿足目前血氣方剛及血氣未定的青年的慾望，沒有顧及將來一代兒童及種族上之需要，將來文化衰落可以斷言，馬克斯也就是文化的罪人！：這種社會主義不過是現代工商業環境產出來的，因為這個環境中專注意經濟方面，因此這種社會主義最能夠發達，假說將人類進化知道注重生物的生活元素，及精神上

生活元素，這種社會主義，自然要失了勢力，或竟歸於消滅，也未可知。」

第三個矛盾！社會進化的程序，據社會學者的考察，生殖之外最重要的是習慣，風俗，遺傳。關係異常複雜，決不單單是經濟的關係，這是稍微有社會學知識的人，就可以明白的。馬克斯派一定要把社會演進的事實弄單簡，那裏知道這種自然的現象，決不是人力可以把他改變的，愛爾烏德說：

『成訓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占重要的位置。一時代的知識，觀念，及價值，傳遞於下一代，使得社會生活有精神方面的繼續。這些知識，觀念，及價值，組成發展個人的社會環境之大部分，支配個人之社會的發展。這樣看來，凡是社會的處境，都有成訓在內。經濟定命論者雖否認成訓之重要，但是人類社

會中精神的元素，也自有其歷史。這個歷史非常重要，凡關於現在社會生活的問題若離開社會成訓的根基；便不能了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歷史成爲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之一，我們若不知道製成文明的觀念及理想之歷史，即不能對於今日的社會問題有科學的了解。」

愛氏更嚴重的解釋精神的元素比物質還重要，簡直文明之製成，全靠習慣等等；他說：

「但是文明是由什麼製成的呢？社會進化直等到於本能習慣及感情之外，更有社會所承認的價值及諸和一致的理想，才算達到文明的水平線。文明就是將關於戰勝自然界及共同生活的知識，信仰，觀念及價值等發見散布，並傳遞後代。這大半是用觀念及價值的主體環境來代替物質的客體環境。文化的進化

祇有藉着這個主體環境的繼續，就是祇有藉着觀念及社會價值的繼續才可以的。換言之文明在根本上就是創造並且傳遞人所以規定行爲的社會價值。所以文明在本質上是心理的事件，不能以物質環境的變化估計。人類社會既然自最初就是心理的，故祇有達到他的高等發達的時候，心理的元素才變成這樣的有勢力，這個社會才可以叫做精神的社會。』

但是並不是絕對否認物質條件，兩者都有關係，所以他又說道：「但是說今日之社會問題，實質上是精神問題，並非否認非精神的要素之存在。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的性格一樣，有兩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是人生物質的條件，一方面是生命的精神的制裁，由價值觀念及理想代表。」

近代社會問題之發生，一方面因爲我們文明中不能調和的成

訓及理想之衝突，一方面因爲我們的理想及觀念對於現在的生活條件缺乏適應。」

愛爾烏得這些論斷，是有歷史的事實可以證明的。誰也知道，近代西洋的文明，是由希伯來希臘羅馬的文化和基督的教義造成的，何能單注意到物質的條件呢？

由上面這些引論看來，科學的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學，生物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都是相矛盾的。簡直可以說馬克斯主義祇有科學的矛盾，沒有科學的根據。維廉說：「馬克斯主義，顯然不是根據對於社會進化律的了解，所以是非科學的，烏託邦的。」（見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辛克賀維基也祇好說道：「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破產了。現在的社會主義者，不是純粹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便是純粹的空想家。」（見反馬克斯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既違犯了

科學的原則，他的理論方面必定構成了許多錯誤。以下便將馬克斯的各項基本理論如『階級鬭爭，』『唯物史觀，』『無產階級專政，』『資本集中，』『中產階級的消滅與貧困增加』等，加以詳細的討論。

馬克斯主義爲什麼會成爲非科學的呢？最大的原因，卽是如奧本海滿 Franz Oppenheimer 所說的，『馬克斯的歷史的功績，是存在這件事實裏；當階級鬭爭急切的必要時候，他給無產階級一個適宜的理論，這就是他的學說所以有偉大的外部的成功，同時，也就是他的學說系統內部弱點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因此，他有這個弱點，所以許多地方，他不能不自相矛盾，更顧不到與科學法則的衝突了。本來，社會關係異常複雜，原因和結果，常常不能顯然的一致，社會主義成爲科學的本不容易，馬克斯主義之不能成爲科學的，固然

有許多是他本身的原因，同時卻也因為有上述的一個原故，所以時代一天天的向前進，馬克斯主義一天天成爲歷史的過去。所以施亨利 M. Henri See 引 栢恩斯坦的話說，『馬克斯的資本論是一個可欽佩的科學紀念品。』雖然建築在廣大的知識上面，可是他根本是先有一個成見，而且是師承黑智兒的矛盾的辯證法，因此，不能成爲科學，祇是科學的矛盾。

三 資本集中

馬克斯主義者，絕對否認空想。馬克斯以爲社會主義之實現，是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自然的必然的結果。資本論中間馬氏已經詳細解釋過，他說：『這一個轉變過程 Process Transformation 將舊社會從頭到尾很快的破壞了。很快的使勞動者變爲無產階級，他們的勞動

變為資本，資本制的生產很快的用他自己的腳而獨立了，勞動便更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機關，更變成了社會的使用之共同生產機關，於是對私有者，便要更進一層的掠奪，而採取一個新的形態。現在的被掠奪者，並不是自己工作的勞動者，而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這一個掠奪，是靠着資本制度的生產自身的內在法則，資本集中而成。一個資本家吞併了少數的資本家。這樣漸次的集中——多數資本家被少數資本家所掠奪——同時，勞動過程便是大規模的，變成協業的形態，科學的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之有計劃的使用，和勞動工具之共同的使用，以經濟為原則，將一切生產機關，變成一個結合的社會的勞動之生產機關來使用，所有的國民，都網羅在世界的市場裏面，而同時資本也變成國際的性質——所有一切的現象都已發達了。隨着這一個將變過程而獨占一切利益的大

資本家，使漸次的減少，在另一方面，窮乏，壓迫，奴隸狀態，頹廢以及一切榨取等等情形，也跟著利害起來。同時，依資本制度生產的過程自身構造而訓練，統合，組織的，而且一天一天在那裏發達的無產階級的反對，也跟著增進。資本的獨占，便變成在他下面已經發達的生產方法的障礙物。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最後便與資本主義的外殼相矛盾。資本主義的外殼便破裂。資本制度的私有制便告終。掠奪者就實行掠奪。『共產宣言中間，也有同樣的說法，他以爲大多數人是很快的無產階級化，中產階級很快的墮入無產階級，所以昂格斯在他所著科學社會主義的範圍中間很單簡的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實現，一方面因爲資本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一方面是多數無產者集中於大都市。照馬克斯這個理論，不僅中產階級要墮落爲無產階級，就是小資本家也要被大資本家所吸

收，就是小企業的滅亡。另一方面，馬克斯以爲小農也和小企業一樣的要歸於滅亡，這個共產黨宣言上已經說明過。馬氏在資本論中間也說及『近世產業革命的影響，對於農業方面是最強烈的。將以古代社會爲基礎的小農，變成賃銀勞動者。所以在農村方面，關於社會革命的要求和階級的衝突，也是和都市一樣的。』伯敢 Johann Philipp Becker 說：『與資本的萬能，時代的趨勢，社會的全利害同時而來的，就是小規模農業的滅亡』（見伐波特雜誌 *Der Vorbote*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號）經馬克斯本人校閱過的一本依甲利斯 J. Geog. Eccarius 著的 *Einés Arbeiters Widerlegung Der Nationökonomischen Lehren John Stuart Mills* 更明白的說：『小規模的農業宣告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滅亡。沒有一處地方，他是有生存希望的；沒有一處地方，他和近世的產業及社會的進步可以同時向上的。』這些說明，都是

表明馬克斯社會主義者他不是空想的，而是根據科學的社會演進事實，而且馬氏這個預言要很快的實現。但最可惜的，是事實並不照馬克斯所說的向前走去，反而處處和他說的反對。辛克賀維基他曾列舉了許多統計，現下爲求理論明白起見，不避煩瑣，把他擇要列入下面引論的中間：（均見反馬克主義）

現下我們先討論小農滅亡問題

我國沒有農業的統計，以農立國的國家不能作爲討論這個問題的對象，實在很可惜。不過有一個很顯然的事實，即是近年來因土匪橫行，共產黨遍地，鄉村中間稍有資本的人都遷入城市。尤其是上海，本想做投機生意其所以發達。完全因爲內地資本湧流入上海的現象。那末，大農吸收小農，小農淪爲賃銀勞動者，當然沒有可能。在另一方面，因爲地主離開本土，農村中間，祇有小農，佃農。

這些佃農，小農可以有權處理一切事務，同時地主大半將買賣租穀等事託給他們辦理，佃農的地位無形提高，利益也自然增大，自然是和馬克斯所說的相反。在中國如此，在西歐也是如此。施亨利（*Henri See*）是一個歷史家，他考察許多的事實，下一個如此的論斷：

我們不難敘述小農業的進化，沒有遵照馬克斯所預示的途徑。在法國及德國西部小農根基穩固的地方，他們沒有受什麼打擊，也從來沒有受什麼痛苦。在丹麥及斯坎丁那維安一帶農民是完全與興盛。在奧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把他們從『最後的封建壓迫』解放出來了。

美國方面，更不用說，據日本時事新報駐美記者長谷川亮介調查，美國農業近年有長足的進步。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十年之間，美國耕地有二十九萬七千方哩之增加，更爲歷史一個重要的紀載

。雖然因為移民的激增，一時也感覺不甚妥當，但是以後逐漸設法改良，農民生活安適之外而且很有興趣從事政治運動了。自後因為穀物過剩種種問題，偶然也現着不支，可是就大體上總是進步的，至少也不如馬克斯所說的『小農滅亡。』

法人裴懈拉力拜 *Angé-Leribe* 著法國農業之進化時候，他敢斷然地說，『現在資本主義對於支配農業還離得很遠，農業所根據的是穩定的原素，土地，所以能逃出資本主義的範圍。』——這些都是馬克斯所沒有見得到的。所以他的預言，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祇能得到一個反對的證明。

但是馬克斯很堅決的說，小農滅亡很快，那末，我們可以再憑統計來說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德國戶口調查的結果很可注意，下面就是一個很可注意的表：

所有面積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增減率
二黑克特以下	五·七三	五·五六	○·一七減
二至五黑克特	一〇·〇一	一〇·一一	○·一〇增
五至二十	二八·七四	二九·九〇	一·一六增
二十至五十	二二·五二	二一·八七	○·五六減
五十至一百	八·五七	八·四八	○·〇九減
一百至二百	四·七七	四·七五	○·〇二減
二百至五百	九·九二	九·四七	○·四五減
五百至一千	七·五二	七·四〇	○·一二減
一千以上	二·二二	二·四六	○·二四增

依這個表看中農增加率最大，中農以上減少率亦最大，尼見小農

不會淪為賃銀勞動者，而且可以變為中農，中農更可以保持其地位，不會淪為無產者。再看美國也有下面一個報告表可以報告。

年 代	農 地 數	總 面 積 (英畝)	每 農 地 平 均 面 積 (英畝)
一九〇〇	五·七三七·三七二	八三八·五九一·七七四	一四六·二
一八九〇	四·五六四·六四一	六二三·二一八·六一九	一三六·五
一八八〇	四·〇〇八·九〇七	五三六·〇八一·八三五	一三三·七
一八七〇	二·六五九·九八五	四〇七·七三五·〇四一	一五三·三
一八六〇	二·〇四四·〇七七	四〇七·二一二·五三八	一九九·二
一八五〇	一·四四九·〇七三	二九三·五六〇·六一四	二〇二·六

照這些年代的事實看來，農地不僅不集中而且分散得很快，所謂小農滅亡說，完全無根。中農小農之無產階級化，簡直不能成爲事

實，反而農民變爲『無產階級』的反對者。馬克斯正統派的健將柯祖基也不能不說：『農民他自以爲是真正的農民，而不是無產階級，他們非但不能了解我們的宗旨，並且是我們最危險的反對者。』（見柯著：安富特綱領與農民問題）足見農民之變爲社會主義者是不可能的，馬克斯所謂科學的法則，也不過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空想，不合事實的預言。

現在我們且不再多多說明。小農滅亡論，來研究工業方面的資本集中和小企業的滅亡及中產階級的消滅問題。換句話，即是我們來討論馬克斯主義的中心思想，『中產階級的消滅論』。這個也要以事實來證明。

固然，自馬氏死後，英美各國有許多大公司有長足的發展。可是認大公司財富的增加，即認爲無產者人數的增多，那末，先必定要

假定世界上的財富是固定的，不變的，然後才能說大公司財富的增多即是小企業的滅亡和無產階級地位的墮落。事實告訴我們，各國的財富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固定。好比一個神經過敏的記者說，再過幾十年美國的國富會完全集中到福特公司，那末，一定要說福特多一元，美國即少一元，但事實上福特的荷包儘管加多了許多金元，美國的國富，不僅不減少，也同時增加了。據有人調查英國的國富在近代固然增加很快，在十八世紀也已經如此，柴爾凱索夫曾經採集了許多的統計表，其中有一個說明英國國富的增加情形，足供參考：

房	類			
產	別	一八一二年	一八四〇年	一八六〇年
		二五五	二八〇	三五〇
				一八八八年
				四一四

鐵路	—	二一	三四八	八六五
航船	一五	二三	四四	一三四
商 品	五〇	七〇	一九〇	三四四
家具美術等	一三〇	三七〇	五八〇	一·二一二
合 計	四五二	七六〇	一·一六二	二·九六九

(上表均以英金百萬磅為單位)

由這個表可以證明英國國富增加的迅速。一九〇八年英國內地稅委員會報告一九〇八年的所得稅收入為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較之一八四〇年不僅增加而且幾乎等於是年國富之全部。足見國富並無一定，富人的加多不能認即貧人的加多的表徵。至於說本企業必定併吞小企業也不對，托拉司並不要消滅小企業，甚至反而要

維持小企業。比如馬克羅斯脫對於英國的鐵工業，即有下面的觀察：「在最近的將來，鐵工業將被一個有大力的鬆懈的聯合所支配；各個大工場，都要依照了他們生產物的種類，而加入這許多組合中的一個。」（見馬克羅斯脫著：英國產業界托拉司運動）在事實上合資組合和產業組合常常幫助小企業的維持，伯盟罕同盟會會長斯密Ed.J.Smith 在他所著的新產業聯合運動書中極力主張小企業的保護，他說：

由大資本而生的利益，應該要當他爲正常的資本利潤，而將他保留起來。不然，則在普通賣價上的商品充滿了市場，而小規模的生產者的販賣便不能沒有損失。生產上所用的原料品，其市價是有一定的，無論什麼人，都要付這個同一的價格。一
時要購買大量的原料品，而且要付現金的。一定是使幸福的資

本家，可以得些便宜買進來，而這種利益應該當作對資本的利潤而將他保留起來。
 由此足見大企業並無意打倒小企業了。至於國富的增加，前面已經有一個表，這在我再來研究個人財富增加怎樣的情形。關於英國的可以先看看下面兩個表：

歲入額	一八九四—九五年	一八九七—九八年	增減率百分比
歲入額	一八八八—八九年	一八九三—九四年	增減率百分比
一五〇〇—一五〇〇磅	三四七·五二〇	三六二·〇四八	四·一八增
一〇〇〇—一〇〇〇磅	三一·〇八四	三二·七三七	五·三二增
一〇〇〇—一〇〇〇	一八·六六五	二〇·四三一	九·四六增
五〇〇〇以上	二·九六五	三·一四九	六·二一增

五〇〇〇以上	二・七八五	三・一四一	二・七八增
一〇〇〇〇—	一七・一四六	一八・一一三	五・六四增
五〇〇〇〇—	二六・七九三	二七・七七九	三・六九增
一〇〇〇〇—	二七八・三七〇	三〇六・二〇〇	一〇・〇〇增

這個表根據所得稅來的，一八九四年以後一六〇磅以下的沒有所得稅無從計算外，其餘的數字都可以看出收入少的人增加率最大，收入愈多的增加率亦愈小，由此足以證明財產是『分散，』絕對不會集中。

以上所說的英國的情形，馬克斯的本土德國也是一樣的。在德國每年收入在五百馬克以下的很少，五百馬克至九百馬克的人是貧農和賃銀勞動者。九百至二千一百馬克的人是下級事務員，店員，熟

練勞動者，下級官吏，小學教員，中等農夫，傭工，小商店主及小飯店主等等。都算是下層階級。二千一百至三千馬克是中級下層階級。現下有一個表可以表示下層階級生活的形態。（下表以千爲單位）

年 代	人 口	納 稅 者	
		所得 九百至三千馬克 三千馬克以上	三千馬克以上 者之百分數
一八五三	一六·八七〇	八二五	四四·四
一八六七	一九·一五七	九六三	七二·九
一八七〇	二三·九〇九	一·三一九	一〇六·四
一八七三	二四·六四四	一·三七〇	一二三·三
一八七八	二五·七四八	一·三五六	一六七·三
一八八二	二六·八二〇	一·三〇四	一六二·六

〇·六八三

〇·六五〇

〇·五〇〇

〇·四四五

〇·三八〇

〇·二六三

一九〇二	三五·五五一	三·三一〇	四四九·七	一·三〇一
一八九六	三一·三四九	二·三二一	三三一·一	一·〇五七
一八九二	二九·八九五	二·一一九	三一六·九	一·〇六〇
一八九一	二九·四六五	一·三七四	二五四·三	〇·八六三

現在我們再看中產階級是不是如馬克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化，是不是很快的變為奴隸變為無產者呢？可以再看看下面這個表。

年 代	中 級				上 級			
	二〇〇—三〇〇	三〇〇—四〇〇	四〇〇—五〇〇	五〇〇—六〇〇	六〇〇—七〇〇	七〇〇—八〇〇	八〇〇—九〇〇	九〇〇—一〇〇〇
一八五三	四六·九	三一〇·三	七·三九	四·四六三	六四〇	六		
一八六七	八一·二	五〇·九六六	三·三四	八·二二	一·三四八	一四		
一八七〇	一三·四	七五·五二	二七·四三	一一〇·七	一九二	一九九		

一八七三	一九〇六	八五·六〇三	二〇·八二三	一三·六五〇	二·八二五	四三
一八七八	一九〇五	二二·〇七二	一五·三五〇	一七·四五七	三·〇五四	三七五
一八八二	一九〇〇	二三·三二〇	二七·九五九	一九·五〇〇	三·四〇三	四三四
一八九一	一八五·一	一八〇·八六二	三八·二七五	二八·七六六	五·四四二	九二五
一八九二	二三·四	二〇四·五四四	五五·五六一	四六·〇九二	九·〇三四	一·六五九
一八九六	二六〇·一	二二四·九六〇	五七·八五九	四七·三〇八	九·二六五	一·六九九
一九〇二	三三一·三	二九二·三四二	七七·六三八	六四·七三七	一三·二〇五	二·七六二

由此可以看出中產階級消滅說，完全是無稽之談，至於富豪也是一樣的增加，在柏林當一八五四年有三百萬馬克以上的人，只有六個，到一九〇〇年便增到六百三十九人；擁有一百五十萬資產的人當一八五四年只二十三人到一九〇〇年便增達一千三百二十三人。

富豪如此增加而中下階級的人也如此增加，可見絕對的無產階級並不因富豪增加而增加，反而減少了。

再說，公司產業的擴大，也不是如馬克斯所說的集中資本到少數人手中，照事實上的統計，反是將公司分散到多數小股東手中。哥遜在他所著的經濟問題討論集中間說過他曾檢查過十二個公司，將十年以前這些公司的資本金與股東數和現在的比較（該書是一九〇五年出版）其結果如下：在一八七六年這些公司的資本總額為五·一七一·六四九磅；到一八八六年加到六·五〇一·五八二磅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同時股東數也自一一·六六七人加到二〇·〇八三人即增加百分之七十二。這是馬克斯所忽略的地方，他就生產的集中即認為是產業和資本的集中。是完全錯誤。

德社會主義者白因斯坦他對於這個也有很好的解釋，他說股份公

司的股東，不但不曾減少，而且增多，統計當然不能滿足我們的考究，因為許多股份公司的股票是不記名的。但是有一個要緊的事實，英國從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一年，有財產在一百五十至一千磅的家庭從三十萬升至九十九萬，這種人比人口增加還快。（見社會主義之理論及社會民主黨問題）照這個說明，馬克斯說的中產階級消滅從那裏去找證據呢？

共產黨的人們，一定要說歐戰以後，確有中產階級衰落的事實。大戰以後，使得租金者及官吏趨於貧困，在法國這兩種人是中產階級的重要部份。德國中產階級的破產比法國更利害。這不是戰後中產階級衰落的事實嗎？可是如果這樣說，是根本不了解馬克斯的理論。因為這種事實祇能表明『財政資本』的集中，並不是馬克斯眼光中合於革命條件的『工業資本。』關於這點柯祖基有一個解釋，

他說：「據馬克斯的眼光，革命的勢力，不是一切的資本，而是工業的資本。工業的資本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滯落條件，造成無產階級的誕生。反之，商業資本及借貸資本，不是革命的勢力，因為這個不能造成革命的勢力——無產階級。」照這個解釋，足以看見戰後法德兩國中產階級衰落的偶然現象和馬克斯的理論沒有什麼關係，並且是偶然的巧遇，現在又恢復起來了。

從以上這些評論和統計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來的至少也下列幾點：

第一，農業方面，小農並不會淪為賃銀勞動者，中農則反日有增加。農業小企業滅亡論，完全不對。在農業方面看資本是分散，不是集中。

第二，工業方面，大企業並不打倒小企業，反而維持小企業。

另一方面，富豪的增加，無產階級不僅不因之增加，反中下級生活的人日有增加，生活較前日益改善。

這兩點都足證明馬克斯預言的錯誤，馬克斯主義不合事實與社會實際情形相反。馬克斯主義者柯祖基也祇好說：

『假使這些事實是真的，那末，我們的目的，是永遠不能實現了。假使資本家增加，而無產者並不增加，那末，這樣地下去，便將我們的目的一步一步地推遠去，資本主義便更蔓延，同時社會主義便不能實現，我們的目的永遠不能達到。』

事實告訴我們，上面引論的那些數字，實在沒有什麼虛假，馬克斯主義受了一個致命傷。馬克斯主義一方面失去了科學的價值，同時馬克斯主義成功之途上也增加許多不可超越的阻礙。

四 中產階級消滅與痛苦增加

和『資本集中』說有密切關係的是『中產階級消滅』與『痛苦增加』兩個理論。關於中產階級的消滅問題，上面『資本集中』一章已經略為述及，本章擬多述關於『痛苦增加說』的評論。

痛苦增加說，是馬克斯主義的基礎。被視為共產主義神聖經典的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中間，都有詳細的說明，共產黨宣言說：

：近代勞動者卻完全與此相反；不但不能隨着產業同時上進，反是逐漸低下，逐漸沉淪到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他竟變作貧民，於是貧困的發展，比人口和財產還要快得多。

馬克斯在資本論中間敘述痛苦增加的理由，更為詳盡，現在先把 he抄在下面：

我們知道，教勞動者將他們的數目適合價值增殖慾，是經濟學者智見的愚蠢。資本制的生產與積蓄的構造，不絕的使勞動

者適合於資本的價值增殖慾，這個適合的第一句，就是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稱產業預備軍——的造出，這個適合的末尾一句，就是在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加着的部類的窮困和窮乏的死重 *end weight*

有條法則，可以使社會勞動生產力增加，結果是以支出少量的人間勞動力而運轉多量的生產機關，這條法則，在以不是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而是勞動工具使用勞動者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表示下面這個形勢：勞動生產力漸次增高，在雇傭手段上勞動者所受的壓迫也漸次的增加，他們的生存條件，本是以因為要增加別人的富，換言之因為資本自己的增殖，而販賣他們自身的勞動力，這種生存條件，也更是不安了。這樣，生產機關與勞動生產力的增加，遠甚於人口的增加，完全是與

勞動人口的增加常遠甚於資本價值增殖慾的形式相反。

在資本制度的內部，可以增進勞動之社會生產力的一切方法，都是必須犧牲各個的勞動者的，關於這件事，在第四編分析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了。并且生產發展上的一切手段都要將他們自己變成支配和榨取生產者手段；他們將勞動者分割為一個片斷的人使勞動者沉為機器的附屬物，他們破壞勞動的一切的內容，使變成單純的痛苦；科學如同是一個生產上獨立的力而併合在勞動過程裏面，以同一的比例，他們將勞動過程的靈性力，從勞動者方面引開去；他們扭歪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使勞動過程進行中的勞動者，屈服於卑陋的極可憎的專制之下；他們使勞動者終身勞動，并且投勞動者的妻和子於資本的機殺車之下。這些事實在上面分析的時候，也知道了

。但是剩餘價值生產上的一切方法，同時又是積蓄的方法，而每次積蓄的擴大，又成爲發展剩餘生產方法的手段。於是得到下面一個結論：資本積蓄的增進，同樣的便是勞動者的命運——不問他所得賃銀是低或高。——一定是惡化。最後，常常使產業預備軍（相過的過剩人口）與積蓄的範圍及精力相均衡的法則，很堅固的把勞動者釘在資本上面。這就生出適應於資本積蓄之痛苦積蓄。這樣，在一端是富的積蓄，在同時的那一端，便是『痛苦』，『勞動的痛苦』『道德的墮落』『奴隸狀況』『無知』『無人道』等等的積蓄。

馬克斯這個說明，是極重要的。因爲要有這個出發點，才能說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肯定『社會革命』爲必然的事實。

誠然，這些事實是有的，但是這些事實從很早的年代起即漸漸的

減少，而慢慢地向反對的方向前進的。到了最近更顯然的證明馬克斯這種觀察完全錯誤。產業發達的結果，並不會生貧乏的增加，祇到處發生貧乏的減少，而且竟至使勞動者升格而為中產階級的傾向。馬克斯主義是根據事實來解釋的，我們現在也用事實來解釋吧！勞動者的賃銀逐漸增加，這是很顯然的事實。蘇塞夫 *S. Soltau* 著的柏林勞動者的生計豫算一書中，有許多比較表，就可以看出德國方面，實際生活證明了貧乏增加說的錯誤。不過馬克斯要說，那是因為生活高昂的緣故，賃銀的增加，不能認為即勞動者生活的改善。那末，可以再看勞動者貯金的數字。因為勞動者貯蓄金的增加，可以看出勞動者生活一定有了改善。在普魯士的貯蓄銀行，當一八七五年有貯蓄者為二·二〇九·一〇一人，貯蓄金的總數為一·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了一八九八年便增到八·〇四九·五

九九人，而貯蓄金總額竟達五·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時日用物品的需要，在上面同一期間之內，全德意志也是顯然的增加。在另一方面死亡率逐漸減小。一八七〇年，在一千人中間占百分之二十九，到了一九〇二年便減到百分之二〇·六。自殺者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之間是十萬中有三十一人，在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便減少到二四·五人。（參看辛克賀維基著，反馬克斯主義）以後情形，更有長足的進步。觀於歐戰以後，德國『勞動銀行運動』之勃興，就可以知道勞動者的資力有很大的進步。德國的勞動銀行最初設立的雖然不很多，計有（一）德國庶民銀行，（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幕）（二）勞動者使用人官吏銀行，（一九二四年五月設立）（三）德國經濟銀行（一九二三年七月開幕）等等業務都很發達。如上述勞動者使用人官吏銀行最初設立時資本不過

七十五萬金馬克，其後所加入的也不過四百萬金馬克一九二四年五月末日開幕後到是年年底資產總額即達一千三十萬七千金馬克。到一九二六年就有五十多家的勞動銀行，成績並且都很好。（參看 *ationalökonomie and Statistik* 年鑑一九二六年 11, 111 月號中 Alfred Bötsch-博士的論文德國勞動銀行）

德國的情形如此，我們現在來看看美國的情形。馬賽奇賽司勞動統計中間，有許多的報告證明美國勞動者的狀況，是一天天改善。關於每日賃銀額我們可以摘錄於下：農業勞動者當一七六〇年時所得的三角一分，一八〇〇年時約四角七分，一八三〇年約八角，一八六〇年約一元三角一分。鐵匠當一七九〇年時約六角九分，一八二〇年時約八角四分，一八三〇年時約一元一角二分，一八六〇年約一元六角九分，一八八〇年時約二元二角八分。木工當一七八〇

年時所得約五角二分，一八三〇年時約一元零七分，一八六〇年時約二元零三分，一八八〇年約二元四角二分。普通勞動者當一七八〇年約三角七分，一八〇〇年約六角二分，一八三〇年是七角九分，一八八〇年約一元四角八分。機械師當一八四〇年約一元三角五分，一八五〇年約一元六角二分，一八六〇年約二元一角五分，一八八〇年約二元四角九分。其他職工的賃銀也照這箇比例增加。刺愛脫 Carroll D. Wright 他對上面這些報告作一箇論斷說：『將這些賃銀混合一起平均起來，：則一般的賃銀增高率，在一八五〇年以後的十年中比較一八二〇年十年中，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又十分之三。在與上同樣的期間內，將各種消費資料的價值混合起來則『一般平均騰貴率是百分之九又百分之六』後來產業發達『實質的賃銀』更爲增加，現在以一八九〇年的標準年，列表於下：

業	實質賃銀		名目賃銀	
	實質賃銀	名目賃銀	實質賃銀	名目賃銀
業			六八·七	八七·三
	七四·三	九〇·八	七二·五	八六·七
業	八二·六	八三·八	八二·八	九二·六
	九〇·五	九九·一	九六·三	九七·八
業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一	一〇〇·〇
	一〇一·〇	一〇六·五	一〇二·〇	九七·四
業	一〇一·〇	一三三·〇	一〇四·五	一〇三·一
	一〇二·三			
一八七〇				
一八七五				
一八八〇				
一八八五				
一八九〇				
一八九五				
一九〇〇				

由這些數字看去，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是日益改善。不過柯祖基將要說：『到了世界大變化發生的時候，應該覺悟到無產階級的好時代是已經過去了，而實質賃銀的正當的增加，已經到了頂點了』（見柯氏所作無產階級必需頹廢嗎一文中）可是事實上美國勞動者的狀況之改善卻是有加無已，彷彿永遠找不着頂點似的。再研究上表中所指明的年代以後的情形如何呢？

現在我們先看看美國勞動銀行進步的可驚的成績。美國最初的勞動銀行，是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五日在華盛頓開幕的蒙特威隆貯蓄銀行 *The Mount Vernon Savings Bank of Washington*，開業的時候，不過有資金十六萬元，一九二二年即超過百萬，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增至將近三倍即達二百八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八元五角，一九二五年六月末增至三百五十八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元，以後繼續設立的勞動銀行多，資產的增也一樣的迅速無比。如克拉弗蘭機器工友誼銀行 *The Brother-hood Locomotive Engineers Cooperative National Bank of Cleveland*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開業的時候，資本金不過六十五萬九百七十一元，一年後增至一千零二十萬三四千元，再過一年十一月計算至一千九百十六萬七千一百廿元，一九二三年六月末至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一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二千五百八十一萬四

千四百四十三元，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二千八百零八萬二千八百四十一元，設立僅及五年，資產激增至四十三倍。至一九二六年調查設立之勞動銀行計有三十九行之多，支店分布於各州各市。當時計劃設立者尚有組合勞動銀行等等十五家。已經設立各行的資產狀況如下：

資本金

九・〇六四・三五八元

貯金

九八・六三四・一六五元

總資產

一〇三・〇一一・二六一元

除勞動銀行之外，足以表示美國勞動界資力的，還有『勞動投資公司』營業也很發達。一九二六年美國三十八家勞動銀行十家勞動投資公司的狀況如下：

勞動銀行

資本總額	一〇・四三五・一八〇元
預金總額	一〇八・五三一・六六四元
勞動者有一部份關係之銀行	
資本總額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預金總額	九六・五九二・二八一元
資本總額	一〇八・三七四・七二〇元
勞動投資公司	
資本總額	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上各節參考美國勞動年鑑一九二六年版，及 Richard Boeckel 著 Labor's Money 等書)

現在我們再來研究美國勞動者貯蓄及人壽保險的狀況。美國人壽保險最發達，各保險公司都握有極大的財富。據利茲波希克氏調查

，一九二四年美國人壽保險證書，三分之二以上係在貸銀勞動者之手，一九二二年保險金額百五十億元，至一九二五年增至四倍，卽至六百億元。六百億元，比較戰前法國之國富大，與一八九〇年美國國富相等。這些保險者，卽投資卽是自己之財產，約計有四千五百萬人。以外關於勞動者之建築物等投資也非常增大。

年 代 員 數 合 計 總 額

一九一四年 三·一〇三·九三五人 一·三五七·七〇七·九〇〇元

一九二三年 七·二〇二·八八〇人 三·九四〇·九三九·八八〇元

一九二三年之一年之間，人壽保險金額達二十四億二千七百三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一元。近年以來，一天有加無已，數目還不明白，大概總是極可驚的。

美國勞動者的貯蓄金，數目更是龐大。據美國銀行家協會統計五

種銀行即友誼貯蓄銀行，州銀行，私立銀行，國家銀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十年間的所有貯金狀況如下：

年 度	貯 金 總 額	人 數
一九一四	八·七二八·五三六·〇〇〇元	一一·三八五·七三四
一九二四	二〇·八七三·五六二·〇〇〇元	三八·八六七·九九四

依上表，這十年之間，貯金總額超過二倍以上，人數超過三倍以上。小額貯金者之增加，尤足證明賃銀勞動者貯金之激增。勞動者資產的增加並不限於貯金之增大，因為勞動者的資金多半向別的面投資不一定都向銀行貯蓄。所以想像中間的勞動者資力的雄厚，遠過於上面所引述的數字。另外還有一點足以注意的，即是各大企業的股票很迅速地轉入勞動者的手中。這一箇現象更是令馬克斯主義驚異。因此，無形中可以實現勞動者管理企業，化除有產者與無

產者的鴻溝。現在先看美國各公司股東數目增加的情形，茲以美國幾箇鐵道公司爲例子：

公 司 名	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八年
Pennsylvania	四二・一〇〇	五九・六〇〇
Atchison	一七・八〇〇	二五・〇〇〇
New York Central	一一・七〇〇	一二・〇〇〇
Union Pacific	一四・二〇〇	一五・〇〇〇
Southern Pacific	四・四〇〇	一五・〇〇〇
Great Western	五・九〇〇	一〇・〇〇〇
Erie	四・三〇〇	一〇・〇〇〇
Delaware and Hudson	三・八〇〇	五・八〇〇
Norfolk and Western	一一・九〇〇	四・五〇〇

Chesapeake and Ohio.....1·五〇〇

11·六〇〇

股東數目的增加以證明資本的分散，中產階級的加多，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美國各公司的狀況可以看出股票是迅速地轉入僱用人之手。現在我引一箇斯基爾公司爲例：

	使用人 數	使用人所有股數	百分比	股東總數
一九一六年	二五二·六六八	二五·一四三	一〇	五〇·二六九
一九一七年	二六八·〇五八	三九·二五二	一四	六七·七五二
一九一八年	二六八·七一〇	四三·七七七	一六	九六·六四五
一九一九年	二五二·一〇六	六一·三三四	二四	一五八·〇六一
一九二〇年	二六七·三四五	六六·三一一	二五	一六七·二六三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七〇〇	八一·七三二	四二	二五五·三二五
一九二二年	二一四·九三一	三四·〇〇九	一六	九三·六四五

由此可以看股東數目，與年俱增，而使用人之股東，更增加得很快。以外各公司情形都差不多。鐵道公司更爲顯著。一八九〇年，鐵道公司三十二家的股東總數是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平均每人有一萬七千八十七元，到一九二二年增至七倍以上即六十萬二千人，同時每人平均股金減少百分之四十。大半都入於僱用之手。又據調查，紐約中央鐵道公司 New York Central 一九二五年因僱用人的要求，增募股款，僱員之應募的竟巨額的超過，特別增加六萬餘股，該公司在 一九二四年原本僅三萬六千五百餘股東，到一九二五年二月增至兩倍以上約七萬八千名。全業職員有四分之一已應募而成爲股東。勞動者慢慢地變爲中產階級，生活漸漸富裕。因此，小額的所得稅也增加得很快。據夫爾基夫氏所述，謂（一）年收二萬元以上的所得階級一九一六年，計所得稅十六億九千四百萬元，當全額百

分之七十九分三釐，以後漸次減少，一九二一年只十一億五千八百萬元，當全額百分之四十六分八釐。(二)五千元至一萬元之所得階級的所得稅，一九一七年比一九一六年即顯著的增加，一九一八年更加增得多。計一九一六年金額僅三千八百萬元，僅夠全額百分之一分八釐不到，一九一七年竟達一億九千萬元，當總額百分之九分五釐，一九一八年至三億三千五百萬元，當全額百分之十四分一釐，一九一九年因特殊情形略有減少，也只減少一千餘元，當全額百分之十三分三釐。一九二〇年是三億七千二百萬元，一九二一年更顯著增加至五億六千二百萬元，當全額百分之廿二分七釐。大收入逐年減少，小收入者，逐年加多，在美國這都是顯然的事實。其他債券的投資，賃銀勞動者，無不特別的踴躍。金額也極龐大。一九二三年終紐約統計達二·〇五六·六五〇·〇〇元。所以美國勞

動者近年來顯然不用馬克斯主義的根據，而唱着勞動效力的增進。以期由實質的收入，漸進的成爲企業的主人，即所謂『勞動者的股票購買運動』。關於美國勞動力的增加，很有良好的成績。現在可以看看下面兩箇計算：

美國西北部主要穀物增加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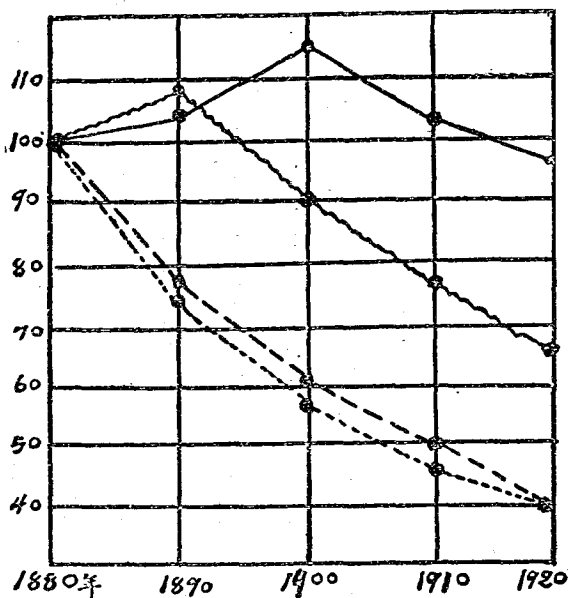
年 度	玉 蜀 黍	小 麥	燕 麥
一八三九年	三七八 <small>石</small>	八五	一二三
一八四九年	五九二	一〇〇	一四七
一八五九年	三八九	一七三	一七三
一八六九年	七六一	二八八	二八三
一八七九年	一·七五五	四五九	四〇八

一八八九年	二·一二二	四六八	八〇九
一八九九年	二·六六六	六五九	九四三

又據一九二三年美國農商部年報上有下列圖表，表示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合衆國一人之力與穀物牧場森林家畜之生產趨勢。這箇圖表示箇人對於所有耕地逐漸減少，而生產物品則逐漸增多，尤其是穀物增加得最快，家畜次之，牧場和森林則每人所佔者逐漸減少。

由此我們知道，勞動者生活之改善，固由於賃銀之加高，而同時又可以因勞動技術的進步，可以優裕自己的生活。（參看長谷川亮介著經濟革命與勞動銀行運動）

德國美國的情形，大概敘述得也很夠了。貧乏不會增加，無產階



穀物 —— ———
 家畜 —— ~~~~~
 牧場 —— - - - -
 森林 —— ·····

級不僅生活日進優裕，而且慢慢地升格離開了無產階級。這些事實

不用說，
 是對於馬
 克斯主義
 很不利的
 。現在我
 們再轉過
 來看看英
 國的情形
 。英國的

情形，據基芬 Sir Robert Giffen 所著最近五十年勞動階級的發展中間，曾列了許多的表，表示十五年間，英國勞動者賃銀的增加率。威伯並根據基芬的調查，加以說明道：

基芬這一箇斷定，在各種職業中間男子勞動者的賃銀，都增加了百分之五〇到一〇〇，在大體上是沒有疑問的。

鮑來 Bowley 是英國頂好的統計家，他也編了許多的統計表，說明英國勞動者賃銀增加的情形。他並曾經以一九〇〇年為標準年，說明『實質賃銀』（是依商品購買力而言的）的增加，他有下面一箇表：

年 度	實質賃銀
一八三〇年	四五
一八四〇年	五〇

一八五〇年	五〇
一八六〇年	五五
一八七〇年	六〇
一八七五年	七〇
一八八〇年	七〇
一八八五年	七二
一八九〇年	八四
一八九五年	九三
一九〇〇年	一〇〇

鮑來並且說：『假使我們檢查這張表，我們就可知道，在最後廿年間的增加率，是高於以前同一期間的增加率』。（見鮑來著：統計研究）英國在歐戰以後，雖然有許多罷工的風潮，可是就大體賃

銀固然大大的增加，同時勞動者的生活也大有改善。現在我們爲節省篇幅起見，也不多來討論。

反轉過來，我們來看看蘇俄實行共產主義的情形。革命成功之後，農人解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公令，以爲是教他們驅逐地主，多搶耕地，除此以外，別無意義。他們以爲土地變爲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成了地主，不必再多量工作。因此生產銳減。造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飢荒。這箇飢荒固然因爲旱災，而其大原因實因『共產革命，破壞農業』，不鬧災難，也要飢荒。一九一三年雜糧總產額是四六二四百萬磅，一九一六年減至三四八二百萬磅，一九二一年竟減至一六八九百萬磅，不及三分之一。單就這一箇數字看，已經可驚。工業方面，也事同一律，而且情形還要來得壞。我們在蘇俄的工業生命，蘇俄的合作運動等書中，可以找出許多的統計表。一九一

二年與一九二〇年比較，一九一二年大規模及中等工業出產有三七二一〇〇萬金盧布，一九二〇年則僅有五八〇〇萬金盧布，小規模工業出品則由七三〇〇〇萬減至一九三〇〇萬。百分比前者由一〇〇減至一三·九，後者由一百減至二六·四。就國民的收入而論一九一三年每戶主平均爲一〇一·三五盧布，至一九二一年，則落爲三八·六盧布。都市與農村，同時衰敗。全俄沒有一塊地方找得生活的安定。列寧不得不說懺悔的話了，他說：

到了現在，錯誤的結果，已陷入經濟的絕境，再不能不翻然悔悟了……我們在經濟上的失敗，是失敗定了；而且是一箇很嚴重的失敗；我們可以毅然坦然而向新經濟政策方面走吧！……

一九二一年春間，共產主義所引出來的經濟大失敗，使得我們所忍受的痛苦，比較在考洽克 Kolchak 台尼金 Denikin 及辟蘇得

斯基 Pileński 等割據時代爲尤甚。

列寧這種毅然決然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同時共產主義造成的錯誤，不能不令人惋惜。——其中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由這樣看來，反於實行共產主義之後，造成貧困，必定行共產主義以後，才能證明馬克斯的預言，豈不是大怪事？馬克斯對資本社會的預料，在資本社會生產進程中，處處相反；到共產主義實行的時候，反把預料實現了，難怪列寧不認爲是「共產主義引出來的經濟恐慌。

馬克斯貧困增加說構成錯誤的原因，完全是以箇人主義爲基礎。以爲在感覺革命之外，在勞動者是沒有別的方法改善他的生活；在國家方面則祇要這種惡劣狀況生長下去，不會加以干涉，可是事實上勞動者卻能組織起來，改善他的生活，國家也採用勞動立法的方法

式提高勞動者的境遇與地位。

貧困增加說，將因勞動組合之力而被推翻，馬克斯似乎也已經知道。他在資本論中間也說過：

當他們靠着勞動組合等等，組織就業者與失業業者之間有計劃的協同的行動，以企圖打破或消磨資本制生產的這箇自然律所與他們的階級的破壞影響時，資本和他的阿諛者——經濟學，立刻都要叫着這是侵害永遠和所謂神聖的供求律。因為就業者與失業業者之間的一切組合，都是要擾亂供求律的『一致』的作

用。

這樣，馬克斯是認為勞動組合有打破或消磨賃銀制的自然律的可能了。昂格司在英國勞動狀況序文中也承認這箇事實。他說：『因生活狀況的改善，英國勞動者便要漸次失去『普選運動』Chartist時

代的革命精神。」他並且進一步的說：

機械師，木工，細木工和泥水匠，每人都有與很能拒絕泥水匠及其使用人採用機器同樣的偉大勢力。這是無疑義的事實，自一八四八年以降，他們的生活狀況是顯著的改善了；最好的證據，就是十五年以上之久，不單是他們的雇主對他們有極親密的關係，即是他們對他們的雇主也有同樣的關係。」

馬克斯和昂格司都已經算是否認「貧困增加說」了。不過貧困增加說是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社會革命的基礎。假定否認了這箇理論直等於否認整箇的馬克斯主義，辛克賀維基說得好：

馬克斯在一八六七年起草資本論的第一卷，他在這裏面極力擴張貧困增加說。然而他在一八六四年，當他在這本書起草的時候，他公然否定這箇增加說。我們要注意，貧困增加說在他

整箇學說之中是一箇中心理論。貧困增加說，不僅包含他的人口論和貨幣法則，並且是形成激烈的階級鬥爭說的基礎，是他的資本制社會必然崩潰說的基礎。（見反馬克斯主義）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否認馬克斯的貧困增加說，不是一箇局部問題。是和馬克斯整箇的主義有密切關係的。不幸得很，上面所列舉的那些事實，都是足證明馬克斯這箇理論的錯誤。同時，在另一方面，試行共產主義的時候，反立刻實現了馬克斯這箇理論。

五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這箇名詞，並不是馬克斯所發明，也不是馬克斯所創用。不過在馬克斯以前引用階級鬥爭的，是用他來解釋一時的社會爭鬪現象，並不是把他作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把他作爲社會進

化的原動力的是馬克斯，把整箇的歷史作為階級鬭爭史的也是馬克斯。如在馬克斯以外，主張階級鬭爭的人首推基祖 Girardot，他是一箇偉大的歷史家也是一箇有名的政治家，他在一八一六年時候，就有階級鬭爭的名論。他發行他的著作再與後的法國政府及現內閣中間對階級鬭爭有下面的解釋：

革命就是戰爭，和我們屢次經驗過的國家與國家的戰爭一樣，都是實際上的戰爭。在法國已經有了十三世紀之久，包含了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兩種人民。被征服者，為得要想脫離征服者的羈絆，已經爭鬭了十三世紀了。我們的歷史，就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是這個爭鬭最後決戰的時候。這個決戰就稱之為革命。

照他這樣說法，法國已經有了十三個世紀的階級鬭爭。並已很鼓

勵這種爭鬭。但是當一八四八年他又反對階級鬭爭，替社會求和平，認為當時的階級鬭爭是一種恥辱。他在所著法國民主主義中間說：

我們的歷史是充滿了社會上相異的階級鬭爭。貴族與平民，少數特權者與民衆，資產階級與勞動者，所有者與無產者，——各種場合成爲各種形態的階級鬭爭，這像長時間的使得我們痛苦。現在我們的文明是自稱達到了最高點了！這是刑罰，這是恥辱，是我們時代所不能忍受的，永遠的和平，一切階級間的和平，社會的和平！這是法蘭西至死的要求，是我們求救的呼聲。

基祖在同書中並繼續的有一箇重要論斷，更足以證明他主張階級的調和。他說：

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山岳黨黨員，都希望這箇共和國變成純粹的絕對的民主主義國家。這種共和國，他們看來才是正當化。民主主義這箇名詞的意義，當做一種沒有支配機關沒有黨派的狀態，而在這箇標準意義之下企求生活，或者想可以得到生活，他們以為誰能夠將這箇標準帶到最高遠的便是勇敢的人。——這是致命的思想，使我們中間有不絕的戰爭，煽動社會的鬭爭！我們應該撲滅這箇思想。這就是社會和平的代價，而自由，安寧，繁榮，尊嚴，一切精神的物質的福祉，也只有靠社會的和平，才有保證。」

基祖的階級鬭爭觀，當然與馬克斯不同，辛克賀維基說：「馬克斯階級鬭爭說要比基祖更進一步的地方，就是馬克斯將階級的成立，分裂，對立及鬭爭，用一種經濟的說明，而基祖則沒有這種說明

。』辛克賀維基這箇說法，分別他倆的階級鬭爭觀固然也很妥當，然而要把他明白分別出來，還是（一）基祖是認階級鬭爭爲歷史上病的現象，換句話，即階級鬭爭是社會的病理，不是社會的生理。馬克斯則以爲階級鬭爭是社會近代的原動力，換句話，即以階級鬭爭是社會的生理，不是病理。（二）基祖與馬克斯的階級基礎完全不同。基祖是擁護中產階級的。他認中產階級爲社會的基礎。所以他在所著的現代史中他說：『革命後所建設之以法律平等爲第一原理的和以中產階級爲基礎的現在的新秩序，我是很熱誠的讚美。做這個基礎的中產階級，在我們全歷史上的各種關係和各種變遷看來，既經擔當了很大的榮譽，而我更要承認他的榮譽。』看了這箇就明白他反對當時階級鬭爭的理由。馬克斯呢，他完全是站在無產階級上面的，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沒有成功以前，狂熱的提倡階級鬭

爭。

馬克斯的『階級鬭爭觀』是怎樣的呢？

馬克斯以爲過去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鬭爭史，同時以爲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無產階級必須擴大階級鬭爭，完成革命的使命。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是現在生產制度必須走到的路程，這是必然的，也不可避免的。共產黨宣言中間開首即堅決地肯定『過去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鬭爭史』在一切過去的時代，可以看出一些複雜的等級和階級的分裂。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諸侯，家臣，行東，傭工，徒弟和家奴。在近代社會，並沒有廢除階級的對立，不過將新的階級，新的對抗，新的鬭爭形態來代替舊的罷了。我們的時代，就是這箇資產階級的時代，他有一箇特質，就是把階級對立的形式弄簡單了。社會全

體已漸漸分裂成爲兩箇對壘的大本營，互相敵對的兩箇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上即是馬克斯對階級鬥爭歷史的解釋。昂格司當然和馬克斯一致，他說：

新的事實，是對於一切過去的歷史的解釋。這樣一切過去的歷史，除開原始時代，都是階級鬥爭史；社會上相戰的階級是生產和交換的產物，換句話說是當代經濟條件的產物；社會的經濟組織，常常是社會的真實基礎。……從此以後社會主義，不再是這個聰明人或是那個聰明人的發明；乃是自古以來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鬥的必然結果。（見昂著：科學的與空想的社會主義）

馬克斯在他各種著作中間解釋階級鬥爭，大致與這個相同，就是他不僅認階級鬥爭是過去一部整個的歷史而且是歷史的原動力。柯

祖基在共產黨宣言之抄襲問題中間說過：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功績，就是他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顯然比旁人的理論來得斬釘截鐵些。第二個功績，就是他對於歷史上的階級鬭爭，認為他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且把這個鬭爭應用到無產階級鬭爭上面來。持這種觀念的人，當時除了馬克斯和昂格司外，沒有第三個人。……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點完全沒有夢想到，特別是那些懷疑派以為階級鬭爭是一個最可悲的錯誤。（指康情特託倫）他們那一派雖然也承認階級鬭爭的存在，可是他們總看不出階級鬭爭怎樣的從經濟的發展中產生出來，又怎樣的打開產生新社會之路。

認階級鬭爭是歷史的原動力，除馬克斯和昂格司外的確沒有第三個人。至於這個到底是一個功績抑是一個過錯，祇好待以後再說。

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觀第二個特質即是用經濟的眼光來解釋，同時他自己卻站在無產階級上面。所以在馬克斯眼光中間「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鬥爭是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對於無產階級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運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馬克斯的階級鬥爭，必定要有階級意釋為基礎，必定是有組織的產業的無產階級。無職業的游民，馬克斯認為是革命的阻礙，即是他所視為的社會的「屑」[Lumpenproletariat]，他在法國的階級鬥爭中間，他說社會的屑道：

他們的大部份，構成一個與大都會中工業與無產階級完全不同的階級，而且是一切種類的盜賊及罪犯的淵源。屬於貧民無產階級的他們的成員，是在社會之外生活着而沒有一定的職業，他們是照着國家組織的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形態，常常是『

無宿』的懶惰者，犯罪者，賣淫婦，廢疾者以及不健全者等。所以馬克斯認為鬪爭的起來必定是因一個階級是榨取者，一個階級是被榨取者；或是一個是支配者，一個是被支配者。共產主義的領袖布哈林解釋更詳細，他在『史的唯物論』中間說過：

社會之向着榨取階級及被榨取階級，或支配階級及被支配階級的分裂，乃是從來生產之發展程度尚低的必然結果。

馬克斯的階級鬪爭既是專指無產階級的階級鬪爭，所以他解釋階級鬪爭的時候，專着眼在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專政。他說：

……無產階級便更聚集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旗幟之下。這個社會主義，是宣告永久的革命。無產階級的獨裁，而且對於廢止階級的區別，以階級區別為基礎的一切生產情形，相應於這個生產情形而來的一切社會關係的，和對於由這個社

會情形而發生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動作，並且是出發點。」（見法國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對於現在的生產狀態固然是要毀棄，同時對於現在的政治法律也是要毀棄的，國家也是要毀棄的。所以他說：「原來政治的權力，是這個階級壓迫那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共產黨宣言斥責現在的法律，他以為現在的法制，不過是照着資產階級的意思定為普遍的法律。這個意志的本質和傾向，也就是被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不過是辦理資產階級公共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昂格司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中說道：

國家由抑制階級對立的必要中所產生，同時又是這些階級傾軋最熱烈中所產生，因此他通常是有力量，在經濟上占支配的階

級的國家，這樣的階級又靠了他們的國家而成爲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於是又獲得了壓制及榨取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這樣，古代的國家，是壓制奴隸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壓迫農奴及隸屬的農民的機關，近代的代議制國家是由資本公司榨取賃銀勞動者的工具。

國家，政治，法律既是這樣一個東西，所以無產階級必須把他毀棄，破壞。而且自己將要歸於死亡。無產階級自然要擴大他的鬭爭，馬克斯因此不能不提倡『暴力』和『恐怖』了。昂格司在反得林 *Anti-Duerhing* 一書上，公然讚美『暴力』，他說：

但得林以爲暴力是絕對罪惡的，最初的暴力行爲是罪惡的墮落。……這個暴力在歷史上表演了一種作用，一種革命的作用，照馬克斯說法，這是由舊社會孕育新社會的助產婦，這是促

成社會的進行，而且破棄各種死滅的政治形態的工具，所有這些方面，但得林都是一語不提。

馬克斯比昂格司的態度，更爲熱烈，更爲興奮。他在新萊茵新聞最後一期上說：『我們是無慈悲的，並且不顧慮你們（資產階級）的蠱惑。當我們的時代到了，革命的懼怖，是突如其來的。要想使毀滅舊世的痛苦和產生新世界的流血簡單化，縮短化和尖銳化，那祇有一條路，就是革命的恐怖。』共產黨宣言上面也說需要『對於財產權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條件的強制攻擊，』這樣的下去，對於無產階級是有利益的。該宣言最末便大聲地叫道：『叫那班權力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前戰慄！無產階級所失的，不過是他們的枷鎖；而得到的是全世界。』

現在我們要開始討論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說了。馬克斯的階級鬥爭

說，給了近代無產階級運動很大的激刺而且給了無產階級運動的新生命，自然是不可磨滅的。可是第一我們應該研究所謂『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到底正確與否，第二所謂從來的歷史是階級鬭爭史，是不是合乎歷史上過去的事實。第三我們就不可不討論提倡暴力和恐怖的功效了。

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一句話，我們研究過社會進化史的人，的確不能不懷疑。比如就中國而論，數千年進化史中，實在找不出這個原則。我們大概都知道，我國數千年文化史的開端，最重要的一件事，似乎是黃帝與蚩尤之一戰。那一次大戰因為黃帝戰勝了蚩尤，漢族獲了優勝，因此，漢族的文化也最發達，苗族弄得永遠不能進步。黃帝與蚩尤之戰，無論如何附會，總不能視爲是階級鬭爭。自此以後，影響於文化最大的是老家哲學，儒家哲學，次而

及於法家墨家名家雜家等等。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支配我國民衆的生活比什麼都大，漢以後更加入佛教思想，於是我國文化完全是道家儒家佛家三種思想所構成。社會一切事物，受這些思想的影響也沒有方法可以計算。說中國社會的進化是由於階級鬭爭，有什麼人可以相信呢？固然，上說幾家哲學思想已受了社會上物質條件的影響，不是憑空掉下的，也祇能說，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非常複雜，不是由一方面可以說明的，決不能在不能說明的時候，即冒昧的用階級鬭爭來敷衍。

西洋文化的進步，可以用階級鬭爭來說明嗎？除馬克斯派以外，是沒有人敢用簡單的階級鬭爭來說明整部的歷史的。愛爾烏德他認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非常複雜。風俗習慣，天然的物質條件，生產制度都可以作社會進化的推動，希伯來的風俗，羅馬的制度，希

臘的藝術，基督的教義在西方文化史占極重要的位置。他以爲「社會的進化，直等於本能習慣及感情之外，更是社會上所承認的價值及和諧一致的理想，才算達到文明的水平線。」自然不承認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了。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討論階級鬭爭是不是歷史上繼續不斷的現象，是不是以階級鬭爭四字可以說明整部的歷史。因爲如果馬克斯說的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史根本不能成立，那末，自然不能以階級鬭爭來說明社會的原動力了。一切過去的歷史是不是階級鬭爭史呢？現在先拿中國的歷史來說明。我國古代最初的社會情形以國語楚語觀射父說得最對。他說：

古代民族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火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次主，而爲之犧器時服。而後之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由此可知當時之巫爲最高主權者，他卽是『神』的代表，普通人都服從他，並說不到什麼鬭爭，也說不到什麼階級。縱強勉說不免有潛伏的鬭爭，也就是在這個制度行得有毛病的時候的一種民權與神權之爭，決不能附會說這就是階級鬭爭。至於後來社會進化，也不是什麼階級鬭爭，什麼平民與貴族，奴隸與主人，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最重要的事實，卽是中國古代社會並無所謂奴隸與主人，

貴族與平民的確定階級。春秋時，楚國芊尹無字的說法，似乎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有點階級形式。然而第一，這是官階不能概括普通社會；第二，升降不一定，不是確定的什麼階級。左傳上也很明白地說過，「斐豹，隸也，著在丹書」焚書即可儕於齊民。鮑文子，齊之執政也，嘗爲隸於魯施氏。又謂晉貴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可見等級並可確定，管子上雖有「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之說，然而古人「且耕且讀，三年通一經，」士與農也不見有什麼分別。孟子上所謂「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會，孔子所謂「鄉黨莫如齒，」完全是「互助主義」的社會，不過因爲年齡不同加以尊敬，然而一方面「老老」一方面「幼幼」並不是那一種人獨尊。所以

由古代到先秦的社會，決沒有什麼階級，完全是『互助主義』的社會。說到組織上，則完全以家族爲單位，所以要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甚至把國家也認爲一家，所謂君人之父母。再說明白些，差不多都是『宗法社會』，至少也是『宗法社會』的遺型。這個事實，在歷史上很多，用不着徵引。

我們現在再仔細一點來看看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即可以證明完全以家庭爲基礎，而且是以家長爲基礎的。所以人子對於父親是絕對的服從，毫沒有絲毫的自由。禮記上說得很明白，如：

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不敢私，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茵蘭，則受而獻諸姑舅，舅姑受之則喜。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後世不衰。（以上內則）

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祭，祀不爲尸，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曲禮）由此可以看古代社會的組織，完全建在父權上面。（參看拙著中國家庭問題）父親與兒子，不是一個固定的階級，今天是兒子，明天父親死了他又是父親，能夠說這是兩個階級嗎？

由前面所說，整個的社會活動是互助的活動，不是階級鬭爭；由後面所說，整個的社會單位是倫理的，也不是階級的。大家都知道，先秦時代，思想很發達，社會也進步得很快。照馬克斯說法，階級鬭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且整個歷史都是階級鬭爭史。那末，那個時候，應該階級鬭爭最發達，何以反面是『互助』的社會呢？呵！春秋戰國時代，是封建社會諸侯互相爭奪的時代，差不多天天打仗，大概馬克斯說，那就是階級鬭爭，可是把那些國家列爲支

配階級，那些國家列爲被支配階級呢！

馬克斯主義者或者又要說，那個時代各國諸侯都是貴族，人民無不是被貴族壓迫的。所以孟子上描寫了許多平民困苦的情形，如『庖有肥肉，野有餓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生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足以表示是平民被壓迫的結果嗎？平民的痛苦，誠然如孟子所說，但是那只能表示是軍事時期的現象。因此，孟子認爲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办法。只有提倡天道的統一。反對霸道的統一。見了梁惠王大談其仁義，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從非戰入手，所以『天下定於一，』可是要『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足見那個民貧民困的情形，並不是諸侯貴族剝削人民，是互相爭鬪中間不能不有的損失，正如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不能不要無產階級供給前方士兵的生活一樣，那個情形，共產主義者承

認是掠奪嗎！況且如上面所說的，貴族與平民並沒有一定界限，更沒有方法，說明階級鬭爭。

上面是中國社會的情形。至於西歐各國，在古代的希臘，羅馬的社會組織上看去，有所謂自由民有所謂奴隸，似乎也有階級的存在，但是並不是繼續不斷的在階級鬭爭之中。在教權發達以後，無論是那一個國家都是處於教會壓迫之下。所以辛克賀維基說：『在歐洲大陸每個政治革命，開頭總是對於教會及宗教實行猛烈的反抗，這種奇異的現象，上面已經說過，而我們從各種教會的態度中，就可以得到一種解釋。一切教會，沒有例外，都是用他的威權而努力於支持及辯護現社會的組織；一切的革命，也沒有例外，都是以顛覆教會的威權爲出發點。在德國是這樣，在俄國也是這樣。』由此說來，我們可以知道，對於階級及階級鬭爭的存在，是一般人承認

的，但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沒有將階級鬥爭做他的理論基礎。他們所喜歡主張的理論，不是爲一階級的利益，而是爲全人類的；他們不訴之於勞動階級，他們只訴之於各階級中間理解的人們。『訴之於理解的人們，不訴之於階級，足見不過是正義人道與強權，神道之爭，不是什麼階級鬥爭。並且這個是在革命起來時候的狀況，平時社會更不是階級鬥爭了。他們大概都懷着如馬克斯主義正統派的領袖柯祖基所說的，『全體比他的部份大。同樣，社會的利害大於階級的利害。』（見柯氏論文，題爲階級利害，連帶利害，共同利害。）人們在一切階級共同生活的社會中間，有一個調和，有一個連帶的關係，有一個共同利害。這個就不是可以用『階級鬥爭』來解釋的。要說是鬭爭，祇能說是『社會鬭爭』，維廉有一個解釋，他在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中間說過：

若說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一種鬭爭，那末，我們倒不止有一種鬭爭，這是我們必須要研究而且要解釋的。這種研究馬上就要發生三種鬭爭。馬克斯主義者所十分重視的那種鬭爭，比較起來，還要算最後有歷史的意義和社會的根據的，馬克斯所忽畧的那兩種鬭爭——反對一個階級的社會鬭爭和剝奪階級中間自己分裂的實際鬭爭——這才是反映歷史的真正趨向含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社會上的鬭爭，自然是有的，可是不合階級的性質。再就歐洲歷史上幾件重大的事件來說，如十字軍東征，拿破侖之興敗，德意志意大利的統一及俄國之征服韃靼等，都沒有法子可以用階級鬭爭來解釋。又如美洲的發現，於全部的西歐歷史影響極大，美洲的獨立，開全世界民主政治之先河，於人類歷史影響更大，這個有什麼方

法可以附會到階級鬭爭上面去呢？脫幹，白蘭羅斯基 Tugan-Baranovskiy 說：『階級鬭爭這個事實，的確不能夠從歷史上把他除開；而成爲社會要素的階級鬭爭的意義，到近代可以說已經漸次的擴大。可是這種事實，無論在過去在現在，人類的歷史決不能與階級鬭爭一致。馬克斯和昂格司說這兩者是一致的，因此不能不說這是他們的大錯誤。』（見馬克斯主義學說的基礎，）孫總理說：『階級鬭爭是社會的病理，是社會上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發生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才起鬭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得社會進化的原理。』這個與上面引證的那些事實都是相符合的。

歷史家施享利也說階級鬭爭不能說明全部的歷史，而且歷史有些鬭爭，兩個對壘的方面，無論那方，都有平民都有貴族，這個更可

以注意，他說：

馬克斯以爲階級鬭爭是已經永久存在的，在這裏面可以找到一切政治事變，尤其是革命的事變。他甚至認爲這是社會進化的條件。這於過去一部份，這個認識似乎已被普通史駁倒，而這普通史的知識，馬克斯是認淺薄的。——例如羅馬的平民與貴族之爭並不是完全由經濟的原因，在平民之中有很多富有的，在貴族之中有很多貧窮的。當然平民之中，貧窮的較多。但是平民中的富人與窮人之間，有一種合同；就是富人是爲了得人心及爭政權與窮人聯盟；窮人呢，照布老希Brodie說，是『拿他們人數的權威去幫助於他們無關的野心，而借此謀政治及社會的要求，因此兩者互相扶助向勝利的目標前進。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之中，兩方都有屬於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物。在十七

世紀英國各種革命之中，主要的是宗教及政治的革命，社會問題佔很小很小的地位，有時有小派別，也祇舞臺之一角。

歷史不能夠用階級鬥爭來說明，上面的引論已經是不少了。各家的說法，都是根據事實來否定這個理論，並不是如馬克斯一樣是先定下一個理論，然後找些事實來證明。忘記了歷史上的事變是非常複雜的。不能找些特別的變故，即定了一個定律。因此，在馬克斯本人也有時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在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已承認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永遠不會看見工人有階級的行動或是為階級利益而奮鬥。又如在資本論中間說：『英國的正統派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達的時代，』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為什麼英國又有一個階級鬥爭尚未發達的時期呢？因此，馬克斯的忠實信徒柯祖基不能不修正馬氏的論，說：『

祇有在一定社會情形之下，階級鬭爭才成爲歷史的原動力。」（見馬克斯的歷史概念）由此可以知道，階級鬭爭爲歷史的原動力及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史不僅爲世界各學者（當然非指馬克斯主義者）所不承認，馬克斯自己及馬克斯的信徒已經不能完全肯定了。

現在我們來討論恐怖與暴動問題。馬克斯主義者柯祖基在所著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中力斥恐怖與暴動，認爲這不是馬克斯與昂格司所贊同的，甚至說布爾雪維克主義完全與馬克斯主義相反。他說：昂格司心目中的共產主義與今日俄國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完全不同。……至於多數派能够戰勝其政敵少數派的原因，因爲多數派利用初期勞動運動的野蠻與粗暴氣習，作爲革命的原動力。而且敢於更進一步，不惜貶謫社會主義運動的價值，以全

人類的事業，認爲僅是工人的事業，宣布工費勞動者的獨裁，剝奪一切不贊成布爾雪維克主義的人的權利，使之流爲乞丐。他們忘記了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消滅階級的存在。他們反將從前的資產階級變爲一個新的奴隸階級，以解放全人類的社會鬭爭，變成一種私人循環的報復與憤怒的激發。殘酷待人，嚴刑拷訊，不但沒有增進無產階級的道德，反而使無產階級的道德一落千丈。社會上的生產財只變爲消費財，於是所謂布爾雪維克主義與俄國強盜拉先式的團體，相隔僅祇一步。『布爾雪維克的消費綱領，最容易爲一班民衆所了解。實現這個綱領，毋須努力奮鬥。不受何種的束縛，毋須履行任何義務，祇須佔領一切，奪取一切，即可了事。或者像列寧那樣驚奇的說法，『掠奪那些掠奪者。』

這種責備，當然是很正當。尤其是在柯氏主張由『力』的鬭爭化為『智』的鬭爭的人，當然責備更加利害。可是我們要知道，這種責任，似乎不應該歸在列寧身上，應該由馬克斯自己來擔負。上面已經引用過馬克斯是認暴動為革命的助產婦。同時又極力主張革命的恐怖。固然，細釋馬克斯的意思，是以暴力恐怖，對付生產條件的破壞，並不是對付個人，但是廣大的羣衆或盲目狂熱的指導者那裏能夠經心去領會呢？『掠奪那些掠奪者』也是馬克斯的口號，似乎不是列寧所發明。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目下中國共產黨殺人放火的理由。他們這種行動，遠些說是模彷彿國強盜拉先，近些說是模彷彿蘇俄的革命；並且是與馬克斯主義沒有什麼衝突的。有許多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固然足以攻擊，他們的理論仍然很正當，現在看了那些柯祖基攻擊布爾雪維克行動的話，當然可以明白。再進

一步看看馬克斯階級鬭爭的真意義和這個理論的謬誤，就可以連列寧都不必責備，應該一體來歸罪於馬克斯。

六 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來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即所謂『普羅列塔利亞專政』。馬克斯在他有名的哥達綱領批評中他才提出這個名詞，他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間，橫着一個由這個社會到那一個社會的轉化時期。這又是和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相對應着，祇有這個過渡時期的國家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在沒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前，對於原有的組織應該完全破壞。馬克斯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柯日爾曼的信中說道：『要是你讀過了拙著「霧月十八日」最後一章，便可看出法國革命最近的嘗

試告訴了我們，從來的官僚的軍事的機關已不能由一人之手移至他人之手而是要加以破壞的。『蘇俄革命的初頭，即依照馬氏這個遺訓，將舊有的組織完全破壞，成立他們的專政組織。可是這個組織如何呢？列寧在他的左翼小兒病中間說得很明白：

蘇維埃的郡大會，就是在最良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也不能見到的民主主義的機關。黨對於這個會加以深切的注目，並由派遣有階級自覺的勞動者，常任農村中間種種的地位，以實無產者對於農民的指導的任務，都市無產階級的專政，以及對於富有的，資本家的，榨取的，投機的農民階級之組織的爭鬪。

現在我們要研究這個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是非，即是這個制度是不是洽當於無產階級要求的專政，或者對於無產階級有利

的政治組織。列寧已經自誇爲在資本主義民主國中見不到的民治組織，而且他說：

祇有蘇維埃權力，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組織，先進階級的專政組織的形態，才能提高到新的民主主義，即將幾千萬被榨取的勞動者提高到新民主主義，獨立的參與國家管理。（見工作中的蘇維埃 *The Soviet at work* P. 31,）

甚至更說得神乎其神，『這是俄羅斯現在實行德謨克拉西的主要特徵，這是德謨克拉西更高度的形態，這是和德謨克拉西之腐敗絕緣，這是向社會主義德謨克拉西的推移。』最近蘇俄絕對右傾，腐化的固然不必說，卽就以前的情形而論，也很不合他的理想。第一，是他不合德謨克拉西的原則，背叛了德謨克拉西，卽是他背叛了他自己所說的『新的民主主義。』第二，並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

的。簡直不是一個方法可以當作爲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因此，列寧除自誇他們的蘇維埃是真正的德謨克拉西的組織以外，特別注意大多數民衆所以他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一書中開端就說：『這樣偉大的革命由大多數民衆——特別是大多數勞動民衆——發揮其獨立的創造力之下湧現出來，才可以完成其歷史上的使命。』可是他接下來就表現他的真態度，他說：

『這樣的革命，急須把一切壓迫民衆的枷鎖和一切根深蒂固的束縛粉碎，這個是昨天的事，但在今日爲着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們要求民衆，無條件地在統一意志之下，服從工廠管理者的指揮。』

列寧並且反覆聲明因爲民衆沒有充分的覺悟，相當的了解，犧牲的勇氣，堅持的毅力，所以昨日剛獲到手的自由，今日又被剝削了。這個正如柯祖基說的：『於是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反比在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之下，降低了許多。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無產階級雖然要服從資本家的支配，然而還不是絕對服從。』絕不是自由完全被剝奪。列寧因此又想出一個巧妙的辯白，認爲這種狄克推多與資本階級的工廠管理，有一點大不相同的地方，前者是實現工人羣衆與被剝削者的意志的管理形式，並且是喚起民衆完成創造歷史的使命的組織之實現。可是這個辯白祇能巧妙不能算忠實。因爲在『絕對服從』之下，羣衆祇有機械的動作沒有自由發展和養成什麼能力的可能。至於大多數的問題，更是無法解決，在絕對服從之下祇不過是少數壓制多數，並不是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多數壓制少數

·柯祖基說得好：

就是德謨克拉西也不是沒有強制的事實，不過祇承認多數強制少數，是合理的罷了。所以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之壓迫，即為大多數工人對於少數資本家的壓迫。但是這個原則，不能像列寧所說的一樣，應用於革命的第二階級，當無產階級已經粉碎他的枷鎖以後，此處所謂強制，即為任何非由多數選舉出來的人壓迫大多數工人羣衆。

這種少數壓制多數的情形自然和民主主義相背馳，柯祖基直斥之為「不過徒擁虛名，自欺欺人而已！」柯氏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少要替馬克斯辯護，所以他把這些錯誤加到列寧身上，其實照馬氏的解釋，上面所引論的一八七一年馬氏的書信中間的話看，無產階級也還是用在粉碎一切枷鎖之後的「第二階級，」祇能歸罪馬克斯

何能叫列寧負責呢？

以上所論列的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的錯誤，事實有什麼證明呢？最顯著的就是事實上這班專政者的本身很容易腐化。許多投機家，騙子執袴者都乘機作了領袖，列寧也承認有這些事實所以他也不想淘汰不良分子，他說：

我們很想向這條路上走去，以慎重忍耐的態度，考察真實的組織，選擇一羣聰慧而有幹才並且肯爲社會獻身的人物；參加蘇維埃各種組織的艱苦工作。……我們至今還沒有學到這個方法……沒有一次不發生一個或少數領袖以一身兼數十要職，而終於一事無成的現象。

因此革命成功以後，主義卽成大失敗，現況都不能維持下去，列寧也不得不說道：『現在我們倘若幹得不好，我們大家一起下湯鍋

。我們努力來幹，我們就可以操縱命運。若再失敗，那末，我們只有聽命運來擺佈我們了。」這個就是荒謬的理論所造成的現象。

『無產階級專政，』就馬克斯的理想說，以為可以由此養成無產階級管理的能力和社會的公平。首先就應建立一個新的組織來代替舊有的東西。可是這個因為無產者的愚拙和獨裁的結果，祇能夠造成與目的相反的事實。幾乎使新組織建立的不可能。柯祖基說得好：

但是組織問題，卻不如充公問題這樣簡單。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是一個巧妙的有機的東西，惟有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底頭腦，才能運用。假如我們要取消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必須創造一個適當的組織；而且運用這個組織，雖然沒有資本家的頭腦，必須比較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作為代替的組織，更

加靈活，至少也必須有同樣的敏捷。這自然不像斐力普六世與拉先的祇知道劫掠的那樣容易；此處需要許多的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而且需要一個社會意識與同胞觀念發達的無產階級，經過長期的奮鬥，與組織的訓練，得了自由的習慣與自治的才能；最後還需要一個無產階級，已有相當的知識，能夠辨別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與區分誰是受過科學的訓練性質良好的領導者，誰是無良心的無學識的煽動家。

可是那里去找出這些良好的無產階級呢，因此列寧不能不歎道：『我們領導無產階級管理生產分配生產品的組織工作，較之沒收剝削者的財產的工作，未免相形見拙。……在這一部份，社會主義的改革太落後了。』全國經濟，立告衰退，工人失業的比較以前更加增加，生產更是一天天銳減下去。城市和農村，都陷入恐慌的領域

，地主和企業者及一切有產階級固然都變成了乞丐，可是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也一樣的祇有沿門托鉢。這些地方，柯祖基歸罪給列寧，其實馬克斯應該負責，列寧那里能夠獨尸其咎呢？因為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破壞有產者社會之後的一個過渡組織。在大破壞之後，一切建設自然是很困難，同時又把這些困難的工作，放在一般無知無識的無產階級肩上，那里能夠不一團糟呢！縱或無產階級如西歐各先進工業區內的有訓練的，有能力的，可是在獨裁，在少數人支配多數人的謬誤組織之下，恐慌反抗力更大，更沒有方法使目的成爲事實。因為歐西的無產者不會肯視到手的自由爲昨天的東西，今天就不適用的。

馬克斯以爲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達到社會主義『消滅階級』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在俄國已經表示適得其反。現在也先看看柯祖基

對列寧主義的批評，他說：

……而且敢進一步，不惜貶謫社會主義運動的價值，以全人類的事業，視爲是工人的事業。宣佈賃銀勞動者與農村貧農的獨裁政權，剝奪一切不贊成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人的權利，使之流爲乞丐。他們忘記了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消滅階級的存在。他們反將從前的資產階級變爲一個新的奴隸；以解放全人類的鬭爭，變成一種私人循環的報復。

他又繼續的斥責道：『於是專制政體復活了，就吾人所知道的，蘇維埃雖戴着新的假面具，然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他們從這種專制政體當中，由於直接犯罪的實驗，反而形成了新式資本主義的胎芽，而其影響之壞，反在舊式資本主義之下。』他們這個罪過的負責者，柯氏當然歸於罪列寧，其實這個也不能怪列氏，因此馬克斯

立論的本意雖然是更由此消除階級。可是既是要造成一個『統治階級，』必定還有被統治階級的對象。慢慢地把這個對象消除，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在理論上也說得通，事實上那末，就做不到了。這個是關於人性，斐希德 Fichte 解釋得最好。他說：

不論那一個階級，凡是沒有達到支配地位以前，常是急進的，可是一旦達到支配的地位，那便立刻成爲保守的，反動的。藤井悌他在法西斯主義的理想與實際一書更解釋得明白，他說：

凡是社會上占着有利的地步的一羣，尤其是經濟上政治上在支配地位的一羣，必定是保守的。所以凡達到這樣境遇的，則其人必成爲保守。『既得之，患失之，』乃人之常情。

無產階級『既得』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祇『患失之，』那裏還能不忘記共產主義要消滅階級存在的空想和社會主義的理論上的使命。

呢！柯氏也看清這個，他說：

天下沒有一個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願意自動放棄已得到手的政權。除非是發瘋的人，才敢於要求俄羅斯或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爲了這兩個國家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情形，放棄得到手的政權。（見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斯坦因 Lorenz Von Stein 他在社會主義一書描寫法國無產階級的情形時候，也說過『無產階級既已登了政治舞臺，是永遠不會退下來的了。』這些都可證明無產階級既得了政權之後，立刻要他放棄。統治階級的地位來消除一切階級的傾向，這是純粹的一個空想，只算是海市蜃樓，決不可成爲事實。

再說，所謂資產階級，資本家他們的人格，是因爲他擁有資本或擁有的威權而存在的。換句話一旦他失去了他的權威他的成爲資產

階級的條件，應該也成了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一樣。然而在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底下，資本階級的頭銜，是含有神祕的歷史性的，祇問過去，不問現在。因此，奴隸階級才能容易造成。這個雖然馬克斯未曾明白的教導，而他那學理的謬誤，不能說，毫無影響。

必定有許多人說，無產階級的專政，不過是過渡的辦法，是共產主義者的手段，並不是目的，當然不能求全責備。我們也可以退一步暫且不再討論這個制度本身的壞處，不再暴露他反民主的罪惡。可是馬克斯既說是過渡的方法，那末，用這個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果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嗎，這個就是一個急切要討論的問題。本來照馬克斯所預定的計劃是把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

↳ 他說：

無產階級應用其政治威權，漸漸把資本階級手中的資本掠奪

過來，把一切生產的工具集中到國家的手中；這個國家，就是指無產階級所組成的『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這個名詞，多麼危險！果然是無產階級來做統治階級，已經是去了一個舊的統治階級，來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不僅如此，而且是一個少數的獨裁，是少數的無產階級壓迫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甚至是少數的投機家，詐騙者支配大多數的無產階級。這些人新成了統治階級，豈不是去了一副舊的枷鎖換一副新的枷鎖呢？可是馬克斯一定振振有詞，他說他分明說過：

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鬥的時候，因為環境的壓迫，自己不得不組成一個階級，並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奪取支配階級的地位，自己成爲一個『統治階級，』而用那權力使破壞舊有的生產條件；但是等到這個生產關係被破壞，就是階級衝突

和一般階級存在的條件也一齊消滅，至此，無產階級就要將自己的統治權廢棄，取消自己成爲一個階級的權勢。

我們祇可以說馬氏這個理想很好看，除此以外卻找不出較好的結果。『無產階級並不很早的退卻統治的地位。讓這個報復徹底些；好像一個藍的火焰，讓他經過一切人民的心；好像一座紅的火焰，讓他照耀到一切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一定要知道，「革命的興奮不能等到革命後便馬上消沉。並且要儘可能的維持這個興奮下去。而指導掃除一切可呪詛的記憶的民衆運動」（見哥倫共產黨事件暴露之附錄對於同盟之中央事務局報告）這些思想，並不是從知識所得的結果，而是從生活所得的結果。復仇的女神，給了這些教訓；然而他們照耀了人間的馬克斯。』（見辛克賀維基 Vladimir G. Sim-khovitch 著：反馬克斯主義。）這個除前面所說的『既得之，患失

之。』心理外，更有這種報仇的心理。這個本來難怪，普通的人，那里有這樣特別高尚的道德，維廉先生說得最明白：

但是馬克斯定要說，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克服了統治階級，變成統治階級而他們卻不要維持其統治的地位——他們維持其統治的地位，明明白白不會被人剝奪，而且可以保證他們自己將來也不會被人剝奪——反而放棄他們自己成爲一個階級的權勢。我們有什麼把握，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有這樣高的道德能力，不但能够擔任推翻有權勢的資產階級的事業，而且能夠於推翻資產階級之外，又能放棄自己現成一個階級統治權，做任何時代統治階級所做不到的事。

總合以上的評論，可注意的大概是下列幾點：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是反民主主義的惡魔。所以尼蒂說：『無

論是過激主義和棒喝主義，都用多數的武裝勢力，來統治着國家，破壞一切的公衆意志。」因其如此，就是馬克斯主義者柯祖基也不能對蘇維埃加以攻擊。

第二，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少數的無產者或投機的革命家統治多數的無產階級。

第三，『統治』、『管理』究竟是不容易的事，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便充分表現無產者之爲無能者。結果是經濟恐慌，社會紛亂，其影響之壞，遠甚於現社會。

第四，馬克斯雖視無產階級專政爲過渡的現象爲到社會主義的預準時期，可是因『既得之，患失之』和報復的心理所支配，絕不能使無產階級有絕對超人的道德，做世界人類歷史沒有先例和人類所不能做的事。

這個四點已足表現馬克斯無產階級專政完全爲一種烏託邦式的理想，實現出來之後完全不能和他的理想相符。同時他這個學說也是根據階級鬭爭學說來的，階級鬭爭的是非，本書中間已經另章有詳盡的討論，那個討論的結果，更足以作上述各點的參證。

七 唯物史觀

現在要繼續來批評的即是馬克斯主義中的柱石，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本來不是馬克斯所獨創，不過一般馬克斯主義者早已力爭是馬克斯所發明：平心而論，唯物史觀這個名詞在以前的學者不過偶然的引用，至於把他作爲主義的基礎並且說明得神乎其神的，卻是除馬克斯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把唯物史觀作爲馬克斯所發明，也無不可。尤其是馬克斯主義，完全是站在唯物史觀上面的，

如果打倒了唯物史觀，馬克斯主義也就『壽終正寢』了！

從來對於唯物史觀的意見，不外下列三種：

第一，擁護唯物史觀，以為這個不僅可以說明全部的歷史，也就是人類整個生活的範疇。

第二，唯物史觀是一個宿命的學說與『意志自由論』衝突，而且其所認定的『歷史定律』之有無，還是一個問題，更談不到真偽。

第三，歷史上各種力量均甚強大，唯物史觀僅注意經濟勢力與事實不符。

第一種論旨是擁護的，第二第三兩種都是反對的。就近代各學者的論著看起來，第二種的反對論調還不算很有力，因為歷史的確有相當的定律，不過不能用經濟的『一元論』來解釋，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經濟學教授塞利格曼 Edwin R. A. Seligman 說：『以純粹的哲學眼光觀察，這個學說，再不能算人類一切生活的普通解釋。人類不容一元論的解釋；無論如何，非到學問中最難的社會學，到了最後有其所以成立的定律，並且成就一個真正的科學的時候，人類是不容一元論的解釋的。若以唯物史觀而施諸萬事皆準的哲學學說，是再也不能辯護的。』話雖如此，可是馬克斯固神乎其神地高唱他的唯物史觀，同時他的所謂信徒，至今還高唱唯物史觀，並且作爲他們主義的出發點。因此，他們的理論表面上似乎很充足，宣傳的力量更是不小。結果，無理由的學說居然能風靡一時，連本黨許多同志也受了他影響，不惜忘記 總理對唯物史觀的批評而讚揚唯物史觀，替唯物史觀來辯護。所以我們對於唯物史觀，不僅要把馬克斯的謬誤指出來，同時還要把後來一切辯護之詞，一齊研究。那末，我

們也不管一般論者是上面第一派的主張也好，第二派的主張也好，我們只根據真理，根據事實，來論一個誰是誰非！

近來有許多玄妙的聰明的馬克斯主義者，每每拿許多遁辭來替馬克斯辯正。如此有人說唯物史觀專重物質元素不對，他就說馬克斯並無專重物質之意，如列德萊Harry W. Tardler即說：『這種學說並不力持所有歷史都能夠單用經濟上的名詞來解釋的。』（見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因此，我們先得請馬克斯自己出來說明他那唯物史觀的意義。他在『經濟學批評序文』中間說：

在社會生產的生活中，人們互相結在種種關係，獨立於他們的意志之外，而為必然的，固定的。這些關係，多少都與他們物質的生產力量成比例。這些關係的全部形成社會經濟基礎，在這個真正的基礎之上，樹立着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牽

連着心理之社會的固定的形式不是人的意識決定自己的生存，是他的社會生存決定他的意識。

從馬氏這段話，就可以看出馬氏的唯物史觀是如何的確定了。馬氏在『神聖的家族』中間更說得明白，他說：

人人的觀念，意見，概念，簡單一句話，凡是屬於人間意識的，都隨人人的生活關係，隨着他社會的關係，隨着社會的存在，一齊變化。這是用不着深文纒明白的。

現在我們爲澈底了解唯物史觀起見，不妨再引兩個說明。照馬克斯所說，法律是適應於某一定的生產方法的，此種生產方法變更，法律也就失效，他說：

社會不是以法律爲基礎的；如以爲社會是站在法律之上，則是一個法律上的假定。反而法律是以社會爲基礎的。法律是反

抗個人任意之社會的——也可說物質生產方法——利害及必要。就我手中所拿的拿布崙法典而論，這法典並沒有產生近世的文明社會。開始自十八世紀而發達於十九世紀的這個文明社會，在這個法典中只能看出自己的法律的表示。當法律不適應於社會情形時，不過是一種廢紙。∴∴一切法律必須隨着生活狀態的變化而變化。以舊的法律，而反抗社會進步之新的必要和要求，不過是特殊利害的偽善的主張（相應於該時代的時代精神）反抗一般的利害。（見開奈共產黨事件暴露）

馬克斯並且以為歷史上大的政治革命也不過是經濟革命的表現，立白里次 *Libknecht* 在馬克斯回憶錄中間，曾述及馬克斯這個見解，他說：

馬克斯很激勵很奮興的對我說，在這幾日間李根脫街上拖列

車的電氣機關車的模型，是展覽了。現在這個問題是解決了！從此將引起的結果是不知道的。經濟的革命起來了，政治的革命一定要繼之而起，因為政治的革命不過是經濟革命的表現。

由以上那些說明看來，我們對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已經完全明白。明白了他的意義。我們再來研究他，才有根據。可是在近代的學者中間研究馬克斯唯物史觀的結果，發表反對的言論的非常之多，而同時就有許多學者加以否認，加以辯正，我們現在不僅要對馬克斯學說的本來面目糾正，同時還着重在批評者的批評，辯正者的辯正。換句話，即是一方面要根本評論馬氏學說，一方面還要就替馬氏辯正者的說法加以評判。因此，不能不同時述各家對唯物史觀之批評，再述馬氏信徒或同情於唯物史觀者的辯正，然後再用科學的方法分別是非。

經濟宿命論，一般社會學者都認為不通的。所以反對唯物史觀，自這一點出的也最多，其中最重要的如愛爾烏德H. Wood，柏因斯坦Bernstein，都有很好的理論。愛爾烏德說：

據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所得的結果，決不能說是經濟的刺激能夠主宰對於旁的刺激所生的影響。但是馬克斯諸人，竟以為經濟的刺激可以主宰一切。……試以事實證明前說。學者已經知道，每一社會問題，全有好多原動力（或稱刺激）決不能僅以經濟的原動力算是最主要的，把其餘的原動力，全歸於附屬之列。

愛氏並且用科學的方法著有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與社會問題文化的分析等書，將社會問題的元素，分成歷史的原素，生物學的原素，教育的原素等等，由種種方面證明馬氏主張無存在的餘地。柏

因斯坦的說法也和他差不多。他說：

以歷史的事實而論，社會以外，那地的民族特性，政治的宗教的事實，都在歷史的演進上有絕大的影響。唯物史觀忽略了
一個事實，就是人的歷史是人造的。人都有頭腦，頭腦的狀態，不是一件機械的東西，專看經濟的境遇而變遷的。唯物史觀
一派的思想，總假定人的一切事變志向行爲，都是物質所構成
的影子。然而從事實看來，人對於經濟發展的支配能力，卻是在那裏增長，經濟的束縛力，卻是一天減一天。無論個人或是
民族，文明程度高了，便可把拂意的經濟漸漸脫落。

這種對馬克斯唯物史觀攻擊的學說，已經很有力量，可是他的信
徒卻要說馬克斯的意思原來並不如此。上面所引的列德萊即是一個
例。柯諾 Heinrich Cunow 於所著馬克斯的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一書中

，即是根據這一點來替馬克斯辯護。還有許多的人引昂格司的話來做憑證。他們說一八九〇年昂格司曾寫一封信給一個學生說：『青年人有時候對於經濟方面太注意，馬克斯和我對於這件事情是要負一部份責任的。我們所主張的唯物史觀原則，世人多不承認，所以我們爲反駁反對者的攻擊，不能不絕對主張。經濟以外，還有各種要素，相互之間，各受影響，我們早就承認了。不過因爲沒有功夫，地方或者機會，所以就沒有提到。』果然照這樣說，唯物史觀的意義馬上即不能確定，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不過上面這封信公表之後，在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日他又公表一封信（上面信也是一八九五年所公表不過日期是十月一日）說：『照唯物史觀講來，歷史中最有關係的原素是實際生命的產生和再生，過乎此者，我與馬克斯都沒有說過。但是如果有人牽強附會的說經濟的元素是唯一的分子

，他把這句話就弄成無意識，空虛，不近情理的話了。經濟情形是基礎，而基礎上的構造之各種成分——階級戰爭的政治形式，結果和組織，法律的，和哲學的學說；與宗教的觀念！對於歷史上各種競爭的發達都有影響，並且有時還決定這些競爭的樣式。』在後一個信中，即可以曉得他還以為『經濟情形是基礎』別的至多不過是有影響，或者決定競爭的樣式。充其量也不過是基礎上構造之各種成分，那末，經濟不是唯一的元素是什麼呢！恩格斯儘管是自相矛盾，可是自相矛盾，祇能暴露自己的短處，不能用之以批評他人，更不能作為反對他人的張本。所以經濟宿命論的反對者並不因此退縮。塞利格曼並且說：『如果經濟觀的學說不過是社會環境的一部份，那末，所謂經濟觀一定會引起一個不合理的宿命論的說話，就是不能成立。人是歷史的產物，但是歷史是人作的。』

其次，我們知道社會構成的元素不止一個，不能用「一元論」來解釋。愛爾烏德曾經把社會問題中的元素分作好幾種，有歷史的原素，有生物的原素，有教育的元素等等。我們試實地考察社會情形，除經濟狀況外，文化的精神的狀況實在也用得着十分注意。而唯物史觀主張絕對不認這些原素之存在。想用一元論來解釋一切，宜乎與事實不符。最淺近的事例來說，一個人犯罪，照唯物史觀的論者說是因爲「經濟關係」，可是據一般的考察，除經濟之外，常常與遺傳，教育，甚至變態心理有關係，有時或者犯罪並不是經濟問題。諸如此類，都可以證明用「一元論」來解釋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枉費心機。馬克斯自己枉費心機，還要別人來迷信，自然更是枉費心機！所以捨拉馬休士 Shailer Mathews 說：「∴唯物史觀適用於歷史過於簡單。這個批評，不祇說唯物史觀，所有一切人生的一元論

的解釋，都是過於單純的。他的意味，雖然解得過去，卻忽略了許多事實。……歷史的解釋，與歷史的本身同一複雜。以一個方法說明歷史上種種複雜的勢力，是斷然不夠的。」馬克斯派替他們的祖師辯護，無非也說馬克斯並不是主張一元論，可是上面我們已經引證了馬克斯的話，你們的老祖師自己已經主張了，又如何是好呢！

復次，馬克斯確實輕視「人格，」更不承認偉人事跡。依人格，各人有意志自由，並不受經濟的支配，各個人都有「意志力」去決定自己的行爲，有可否自己一切行爲的能力，所以通常叫作一個自由人。塞利格曼曾經有個很有趣味的譬喻。他說「人類雖然有自由權去偷東西或者不偷東西，然而在普通情形之下我們很可以說誠實的人是不偷東西的。」他又有一個比喻；「就個人而言，我們是可以相信多妻制度的好處並且有絕對自由權去決定娶一妻或者兩妻；

但是如果住在美國猶塔 Utah 以外，我一定要受法律和社會風俗的影響，祇能娶一妻。』由前一個比喻，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的意志有時可以獨立，後一個比喻，雖獨立同時還要受環境的影響，可是這個環境，並不是單純的經濟。風俗習慣法律都可以支配他，同時他自己的意志仍保持其相當的自由。唯物史觀論者卻不然，視人數為一個機械。馬克斯曾經說過：

我們愈追溯歷史的泉源，越覺得個人，即經營生產的個人，非單獨自立的東西。……至十八世紀，『有產者的社會』發生之後。遂變成種種依存的狀態……社會關係最發達的時代，人類是什麼東西呢？以最普通的社會說來，人類是一種『社會動物。』

至於偉人事跡更足以影響社會的一切情況之變更。我們大概都可

以知道，現在美國的經濟力幾乎支配全世界。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能不受他的影響，可是假定哥倫布未曾發現美洲，這種現象，雖然不能說沒有，至少也要後幾十年或幾百年。又如近代帝國主義者的互相角逐，照馬克斯的解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可是資本主義是不是受產業革命的影響，產業革命是不是受瓦特發明蒸氣機的影響呢？假如瓦特不發明蒸氣機，世界上產業情形怎麼能夠如此呢！諸如此類，偉大人物的意志和事跡，均與世界經濟發生重大的關係。所以施亨利說：

個人的位置，尤其是人才的，是同等地不可否認。白來錫希在了一本最近的著作中說，一切新的運動都起於個人的創造力，而羣衆或集團所最代表的是恆性力。他很精彩地指出，馬克斯這樣一個止信集團力量的人，他自己的樣式卻駁倒了他的理論

，因為他貢獻於無產羣衆的覺醒是如此地大。

最後我們討論社會進化的原則與唯物史觀。唯物史觀以爲社會進化是以物質爲重心，但是社會進化並不是單純的『物質』，上面各節已經有充分的說明。我們總理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已經分別說明，而且極爲得當，用不着我們再申述。可是我們要知道，以社會進化原則的立場來反對唯物史觀的，並不止總理一人，最重要的是維廉和施亨利。維廉說：

……社會制度的改變，是因爲生產方法改變而改變。可是生產方法的改變，是因爲他不能解決生產問題而改變，這並不是經濟進化產生社會進化；而是社會進化指揮經濟進化。……我們把這裏所創的學說，放在一個社會史觀的總題之下，他的基礎就是解決生存問題。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之解釋社會進化之果

，並不曾解釋到社會進化之因。所以他的理論，都一齊顛倒。施亨利更用歷史的眼光說明社會進化的因果，他說：

至於政治制度，牠們的進化至少是局部地憑着偶然的事實：征克，某一個君主的或是某一個總長的政策。但是此地我還是認定牠進化大勢罷。就是這個進化，牠是不是完全由於經濟現象進行呢？似乎不像。許多不同類的因素能夠入於舞臺之中，更不必談行政組織的本身了，行政制度，如白來錫希所說，常常自己已逐漸完成的進化；因此，法國十八世紀的君主觀念雖然低弱，而君權的行使人卻自己無形改良，各部及各視察使的衙門都一點點的達到相當效能。經濟事實之施於政治進化政治制度的勢力，——一個大勢力，——是很難否定的；但是牠們不是唯一的因素。

並且另一方面，政治的事變（戰爭，侵略，征克等等）能夠很大地貢獻於經濟狀況的改變，而於其社會狀況為尤甚。羅馬共和國的戰爭與征克，大大地減少了國內的中等階級與農業者，因此擴展大地產並且反而由此得到意大利農產的興盛。

假使我們現在考究到近代史，這是不是十八世紀英國貴族的政治勝利，結果到圈地運動，使得農民地產減少大地產增多呢？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戰爭是不是貢獻了許多於德國農奴制的進步呢？中歐的貴族制的取消是不是一八三〇及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呢？是不是為要消滅法國的貴族制，必須一七八九年的政治革命，這個局部由經濟及社會的原因激起來的革命呢？所以我們知道社會進化並不是以物質為重心，不過在表面上看來，物質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歐美工業國家。馬克斯生不

逢辰，恰好祇看見產業革命後的病理，由病理而誤認爲社會進化的原則，這又多麼可憐呢！

上各節，我們已經把馬克斯主張的唯物史觀加以一個極公正的剖判。我想就是要替馬克斯辯護，除非用上面那些更改馬克斯理論的方法以外，沒有什麼辦法。可是替他辯護。先又把他的學說改過一道，也就等於推翻馬氏的學說了。馬氏如果九泉之下有靈，一定要大聲叱道，「這是叛逆之徒！」現在我們總括起來，馬氏唯物史觀的理論，最錯誤之點，至少有下列幾種：

第一，不明白社會進化的重心。以爲社會進化的重心在物質，而不知是在「生存」在「民生」；

第二，不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範圍甚廣，包含的元素非常之多，非一元論所能解釋；因此，以經濟的一元論來解釋社

會進化的企圖，完全失敗。

第三，輕視人格及人類心理的傾向。此中包括如「馬休士列舉的（一）輕視人格，（二）輕視歷史上偉大人物之價值，（三）輕視社會習慣性，（四）輕視非經濟的熱情，（五）輕視道德及宗教的理想，（六）輕視藝術文化的根柢，（七）輕視意識動機的獨立性。」

並且這三大錯誤似乎已經算是判決定妥，沒有方法更改。爲什麼呢，因爲曾經過許多馬克斯派學者的努力來辯護，結果都是沒有成功，不僅沒有成功而且反證實了這些錯誤。因此，我們已經知道所謂馬克斯的基本思想也不過如此如此！

八 剩餘價值與產業恐慌

關於『剩餘價值』與『產業恐慌』兩個問題，我祇願意簡單地評論。因為他的基本理論既難於成立，這個理論，即無詳細討論之必要。現在先討論剩餘價值。

馬克斯是唱導勞動價值，剩餘價值的，所謂勞動價值，即是生產商品所含有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構成商品的價值。剩餘價值怎樣產生的呢，據馬克斯的意思，是由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得來的。例如，勞動力的價值，每天一元，這個數目是資本家付與勞動者作為購買勞動力的代價。假使資本家要使勞動者所做的工只等於他所購的勞動力勞動的必要時間為六小時，那末，資本家得不到剩餘價值。在事實上勞動者必須做六小時以上的工作，假如做十二小時，資本家每天即可以於每個工人身上獲得一元的剩餘價值。

第一，我們要知道，處於現在分工複雜的社會當中。於一件物品

上計算勞動力的「量」是沒有方法的。同時因為機械的進步，少量的勞動力可以得到多量的效果，又或者因資本的關係，甲公司不採用新的機械，乙公司則採用新的機械，那末，兩個公司勞動力縱或平等，而產出商品的價值則完全不同。乙公司因為資本家資本的雄厚，所得利益絕對大於甲公司。並且乙公司因為利潤優厚的原因，支付勞動者的貨銀可以較高。那末，實際上甲公司剝削勞動者較多，而所得剩餘價值較少，乙公司剝削勞動者的地方較少，所得的剩餘價值反較多。這個豈不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在這裏我們容易看出資本與發明家的影響，商品的價值，不能單用勞動力可以計算的。所以維廉說，現下分工的複雜，是我們對於一個工人在他的勞力的全部生產上盡了多少力的計算，是很難的；同時全部的社會直接間接都有盡力的地方，那末，如果說被剝削，被剝削的不是工人而是

全社會了。

並且勞動者所造出的剩餘價照資本家看來並不是純利。因為生產必需資本，投入生產的資本，依馬克斯所說明，是可以分為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建築物，機器，原料品等等是屬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即是用他雇用勞動者的金錢。不變資本是不能產剩餘價值，能夠產生剩餘價值的，只有可變資本。假定馬克斯的理論是對的。那末，資本所用的可變資本愈大，不變資本愈小，所得的剩餘價值更多；可是事實上的什麼不變資本愈大反能多得到剩餘價值呢？辛克賀維基說：

假使馬克斯所說的是對的，那末幾乎完全站在人類勞動的產業，與不變資本的比率較高的企業，兩者的利潤比較起來，前者當然是大於後者。然而種種產業的利潤率，經驗告訴我們，

是離開所投入的資本內部的組織而完全獨立的，這是馬克斯自己所完全承認的。投入巨額不變資本與少量可變資本的鐵路企業，與將大部份資本雇用勞動者的信局或他種企業，兩者可以得到同一的利潤。這樣一切的利率便有歸於平均的傾向。這個傾向也是馬克斯自己所完全承認的。但是假使承認了一個平均的利率，馬克斯的價值法則，還能與重力法則有同樣的作用嗎？假使承認這一個傾向，馬克斯整個的價值說，還沒有根本被顛覆嗎？（見反馬克斯主義）

馬克斯又說，剝餘價值包括「租金」「利息」「贏利」三種。希爾格特在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中間駁他道：

資本家的三種歲入，租金，利息，贏利，我們曾經討論過，都是由一個源頭來的，就是生產資本家的剩餘價值；而這三種

歲入的攤派，各有利害不同。固然我們可以設想租金，利息和贏利三種可以取償於工人和消費者而同時增加。但是三者不必也不是常常同一比例，而剩餘的總量卻相等，那末，租金增加，或者利息也增加，所賺的贏利一定減少，反之亦然。所以與此三者相依為命的資本家，即收租金的，抽利息的，賺紅利的工業家，利害並不相同而且相反。

照這一個說法，馬克斯他的價值論作階級鬭爭的理由，完全不正確。況且馬克斯自己在資本論中間已經有許多地方自相矛盾，辛克賀維基說「馬克斯是會用自己的手否定自己的中心理論，」並非過論。

恐慌說，是馬克斯學說的結論，他以資本制社會的崩潰，即是社會革命。恐慌，即是資本制社會必然的現象，達到社會革命自然的

途徑。共產黨宣言說：『……有他的生產，交換生財產的關係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樣大規模生產和交換的社會，好像術士念咒招來了魔鬼，現在卻沒有鎮伏魔鬼的能力了。數十年來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對於生產方法，對於資產階級的生存和統治權的財產關係謀叛的歷史。證明這個事實，只要舉出商業上的恐慌就夠了；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時間，便反覆發生，一回凶過一回，常常震動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在這種恐慌裏面，發生一種古代夢想不到的流行病——就是生產過剩的流行病。社會突然現出回復到野蠻的景象，彷彿飢饉將至，又彷彿舉世大戰衣食將要斷絕，一切工商業，現出就要破壞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全是因為文明過度，衣食過度，工業過度，商業過度，在社會指揮之下的生產力，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財產制度的發達了；而且他的權力太大，

無法糾正那些制度，他雖然受那些制度的束縛，但一旦打破了束縛，他便是資產階級全部擾亂，使財產制度根本動搖。……這可以說是朝着更擴大，更兇猛的恐慌走去，把防止恐慌的手段拋棄了。『這種說法則自由競賽的情形之下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在『國家干涉』的時期，這個斷定，即完全不對。因為在國家干涉之下，他可以使他不至生產過剩，即遇着有生產過剩的情形，他也可以設法調劑他。這種事例非常之多，不必一一列舉。在一方面，世界市場的擴大，生產品的銷場已經擴充到全世界，更不容易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這些情形在馬克斯死後，昂格司即已明白，所以昂氏在資本論第三卷上面有一個如次的附註：

汽船，鐵道，電報，蘇伊士運河等等交通手段的重要發達，實現了現實的世界市場。從前英國所享有的工業上的獨佔，現

在卻受各國的競爭。可以投資的歐洲過剩資本家的領域，已經無限制的擴充到全世界，所以資本的分布是更廣大了，地方的過剩資本是更容易處理了。因此，釀成歷來恐怖的原因，和助長恐怖的諸機會，是很顯著的減少或消滅。同時，國內競爭，便被加爾特爾及托拉司所限制；其另一方面，國際市場的競爭，便被英國以外的各大工業國所採取的保護關稅所限制。」

馬克斯僅看見一八〇〇年以前的產業恐慌，就做成產業恐慌的原則，並且斷定是一回兇過一回，那裏曉得一八〇〇年以後的情形卻完全不同。

價值論與恐慌說的不能成立，理由非常簡單，事實也很明顯，爲節省篇幅起見，所以關於這兩點，祇很簡單的加以敘述。

結論

馬克斯主義中幾個基本的學說，不是自相矛盾，即是根本錯誤，上面已經申引各家的評論分別敘述過了。眼前在我國革命的前途卻有兩個問題是與馬克斯主義有多少關聯的，現在我順便在這裏討論一下，即作為本書的結論。一箇是國民革命的階級問題，一箇是革命的破壞與革命的建設問題。

一·國民革命的階級問題。馬克斯主義太重視階級的意識，近代的革命運動，更莫不多少含有階級爭鬪的意味，因此，國民革命也常被視爲含有『階級性』。本來，『國民革命是領導全民衆革命，謀全民衆利益的』（汪精衛語），當然不是代表一箇階級，更不是扶助某一個階級打倒某一個階級；應該不含『階級性』。所以十六年七月武漢反共之後著者曾發表一篇論文說明『國民革命不含階級性質』。後來也有許多人如此主張，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而且

我們是擁護民主勢力的，不能不視農工爲我們革命的基礎，最容易涉及到階級上面去，所以現在主張階級論的人，還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一，階級合作論——他們以爲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合作，意思與下列一派相似，不過理論不很顯明。

二，農工小資產階級論——他們以爲中國國民革命是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而且以爲革命的領導者是農工階級。

三，潛伏階級論——他們以爲中國有潛伏階級的存在，應該防止他，不然，將來卽有成階級鬭爭的危險。所以他們說：『唱無階級論的人，其罪惡等於主張階級鬭爭。』

以上三派主張雖各有不同，而主張中國現下有階級的存在則一致。現在我們先平心靜氣來分別評論一下：

第一階級合作論，只要一看階級的定義即知之，郭任遠著反科學的馬克斯主義中分階級爲許許多多，說依財力分，有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依智識分，有知識階級非知識階級；這個固然不合現在我們所討論的『階級問題。』因爲現在我們所討論的階級問題並不是指知識等等標準，而純然是指經濟的標準。換句話，即是指有產階級無產階級，或者指什麼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說的。階級是什麼呢？即是經濟狀況之不同而且是對立的。所以階級必定是『經濟利害不同，』而且必定是對立的，否則，即根本不成爲『階級。』我們看王賀甫 Joshua Wanhope 給黑勃古德 Mr Narnon Haggood 信中的論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形成，即可以證明上述的不謬，他說：

……在所有者與無所有者或失所有者的中間，有一道極大的鴻溝。這一道鴻溝，唯有根本變動，才可以消滅。因爲有了這

道所有者或無有者的鴻溝，我們就分成兩個階級——有產階級與勞動階級。

布答林在史的唯物記中間，根據馬克斯的意思，會下了一個階級的定義。他說：

所謂階級是在生產上表演同一的作用，在生產過程上對於其他的人處於同一關係者的總體。

這個定義上明白注重第一是要「同一作用」，第二是要「同一關係」。辛克賀維基下階級定義的時與這個也很相似，他說：

就是：有同樣收入的源泉，與自覺是同樣或同一經濟利害的人們的集團，這個集團，稱為社會階級。

由上面這些定義看起來，階級必定是對立的，縱或在階級不明顯的時候，不見有明顯的鴻溝，「對立」卻不成問題，馬克斯昂格斯的

發表共產黨宣言，開首即舉許多的例，如自由民與奴隸，地主與農民之類，無一不是對立而且是在相爭鬪的。在相爭鬪部份的論調雖在上文已證明其謬誤，可是『對立』之說，則無法否認。既是對立即沒有聯合之可能。從聯合也不是永久的辦法，如果說國民革命是階級的合作，即把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在經濟的利害上弄成自相矛盾，自相衝突，無異造成未來的階級鬪爭！

再說：國民革命必定含有民族主義的意味，我國國民革命更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汪精衛先生也說是領導全民衆來革命。那末，全民衆其經濟利益必定相同，即是同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鐵蹄之下，同受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國民革命即無異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反抗運動，不過這個運動是受三民主義領導，有一定的步驟與計劃。因此，第一步是打倒與帝國主義同利害的軍閥，買辦階級等；第二

步，廢除不平等條約，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在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以前的工作，都是純粹的國民革命，在『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一點上，表現我們國民黨與各國的國民革命的不同，即是除完成國民革命之外還要使三民主義實現。這個暫且不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革命所領導的民衆，經濟利害是完全相同，不會有對立的事，當然沒有什麼階級，也用不着無中生有的階級合作。

第二，農工小資產階級論，實際上我完全贊同，名詞上則頗費商榷。中國國民黨不是代表資產階級，努力國民革命的也不能靠資產階級而且應該以工人農人爲基礎，我們是不反對的，可是即由此以爲國民黨即是代表農工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黨，不能承認他是一個對的理論。不能以爲代表農工利益，即是代表農工階級。要知道，農人，工人，商人，學生，兵士，教員，醫生等等是『職分』的

不同，不是階級，更不是對立的階級。『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說這就是階級的聯合，把『學生』『兵』視爲一個獨立的階級。豈不是一個笑話。這種誤會至少有三點：

甲，是以爲凡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必有階級性，所以不得不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爲基礎。

乙，是誤認農工是階級而不知道是職業的區分。

丙，誤會以爲代表農工利益，卽是代表農工階級。

本黨爲全民衆謀利益，領導全民衆革命；農人佔全國民衆最大多數，工人爲數也不少，當然在本黨政策上及過去革命工作上有許多地方是擁護農工利益的，在革命的未來目的上也是要爲工農謀福利的，可是這個出發點是爲全體而及於個別，並非專爲個別而不顧全體。不能由此卽誤會爲『階級利益』的擁護，看下面圖卽更爲明白

由上圖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革命的同盟者是次殖民地的全民衆，當然是農人佔最大多數，工人及小市民自由職業者次之，不是什麼階級，有什麼同盟階級與不同盟階級呢？這一種主張，理論方面完全贊同，名詞方面則不敢苟同者，即此之故。



第三，潛伏階級論也不十分妥當，而且不合總理的學說。總理說過中國社會上只有大貧與小貧，沒有什麼資本家，既根本沒有資本家而且中國還不脫農村色彩，四民平等，有什麼潛伏階級！至於說不承認潛伏階級高談無階級，結果必造成階級鬭爭，更是沒有道理。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是共同努力求三民主義之實現。在三民主義底下，不僅不會有什麼階級鬭爭發生，連什麼潛伏階級也會不能發現。不管現在承認有潛伏階級也好，不承認有潛伏階級也好，反正不會使階級存在。若說不防止潛伏階級，即有階級鬭爭的危險，更根本忘記了三民主義的作用。或者有人說：中國分明有潛伏階級，你硬說沒有，豈不是『諱病忌醫。』這也不然，中國之有沒潛伏階級，這是事實問題，不是理論。誠然在事實上中國也有少數的資本家，也有少數銀行家，也有許多廠主，也有許多大店主；

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工人，農人，甚至也有許多受店主壓迫的伙計和學徒，也有被地主欺服的農民。但是這是社會上職分的不同和偶然的事實與偶然的結果。少數的銀行家廠主，店主無不是受帝國主義壓迫，或者不能發展或者賠本倒閉。他們本身如果不是買辦，必定是有種種痛苦，其利害對帝國主義者的利害，完全與普通民衆相同，不過略有程度的差等罷了。他們更不是一個什麼階級。潛伏階級的說法，我們因此也不敢苟同。

再說，主張階級鬭爭最徹底的人。當然推馬克斯。馬克斯曾經說過，拿破崙第三代表一個階級，小農；但是他又說，他們還不能嚴格地算一個階級，經濟狀況雖大家相同，還沒有組成一個一致而有自覺的階級。法國當時的農民，一致起來幫助拿破崙第三成功，他們農的團結力，必較現在的中國農民當然較有階級意識，然而馬克

斯還不承認他是一個階級，我們現在貿然的承認中國有農人階級的存在，那末，我們的階級觀念比馬克斯更進一步了，那有什麼根據呢！柯祖基也說：『農民他以為自己是真正的農民，而不是無產階級。』難道中國的農民比德國的農民還進步可以作為階級看待嗎？由此，我們確認農民非階級，絕非『諱病忌醫』，而主張農民為一個階級的人，反是『無中生有。』拿這個論斷去問馬克斯，馬克斯也祇能說，中國的農民還不算一個階級，因為他們經濟利害雖然相同，還沒有組成一個一致而有自覺的階級。

中國工人情況與農人也很相同，因為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是專指產業工人，中國沒有許多的產業工人要把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也是沒有可能。小資產階級更不用說了，利害也絕對一致。站在那一方面

的都有，更沒有強迫作為一個階級的可能。

依以上所說，第一種階級合作說，第二種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說，第三種潛伏階級說，都不合中國國情，不合國民革命的意義，不合總理遺教。那末，國民革命之爲『超階級』『無階級』的運動，已經很容易判明了。現在爲使讀者明白起見，再將我們對於本問題的意見，分別寫在下面：

第一，國民革命即是超階級的革命，國民革命無論在那一個國家，必定是超階級的。換句話，一個革命如果是這一組同盟階級打倒那一組同盟階級，那根本叫做『階級革命』，不是國民革命。因爲國民革命的意義，對內的性質少，對外的性質多，所以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謂『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固然是要去掉國內的障礙。但並不是國內問題，而是求整個的中國對世界各國的自由平等的對外問題。

。因此，國民革命根本上即是超階級的運動。

第二，中國社會根本沒有階級存在。我國現在還不會脫農村經濟的範疇，沒有什麼階級。士，農，工，商，是各居一「業」不同，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各別。在閉關時代，不用說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會，在海禁大開以後，也不過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沒有產生出來什麼資本家。偶然有一二大工廠，也不過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討生活，而且爲數極少，不配稱爲一個階級。總理說，中國沒有什麼階級，只有大貧與小貧，最爲妥當。

第三，階級論分割革命聯合戰線，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卽次殖民地全民衆的聯合戰線，如果必定強分出什麼甲階級乙階級，無中生有，惹起虛幻的階級鬭爭，必如共產黨時代一樣。卽主張潛伏階級，也有分割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危險。

第四，國民革命的敵人非對抗階級，國民革命的敵人，在國內是軍閥，在國際上是帝國主義。他之所以成爲敵人，是他們與整個民族的利害衝突，而不是因爲他們的階級利害不同。買辦，土豪劣紳之所以成爲敵人，即是他們的利害與上面所指出兩大敵人相同，也不是因爲他們是什麼買辦階級，土豪劣紳階級。買辦不過附屬於帝國主義，不過帝國主義的工具，土豪劣紳不過附屬於軍閥官僚，爲軍閥官僚的走狗，都不能成爲什麼階級。

話雖如此，也有幾點不容許閱者誤會的。

第一，不可誤會我們不側重農工利益，中國社會雖然沒有階級，可是農工兩界的同胞，因爲比較學生，商人等更經濟落後，因此，他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更大，他們的痛苦也更深，我們當然依照本黨的政綱，側重農工的利益。如果視農工爲一個階級，扶助他發

展，結果必由無階級造成明顯的階級，構成階級鬭爭。

第二，不可誤會不主張黨治，階級專政是一個問題，黨治又是一個問題。我們雖不主張階級鬭爭，可是擁護以黨治國。因為本黨是代表全民衆的黨，爲領導革命的黨，應該黨權高於一切。

第三，不可誤會國內我們沒有敵人，我們不主張有階級的存在，可是不能說全民衆都是革命的。上面說過軍閥，買辦，土豪劣紳，雖不成爲一個階級，可都是革命的敵人，也是革命的對象！

第四，不可誤會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我們雖不承認階級的存在，可是同時認識國內有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的對立，不像國家主義者以爲凡國民都是革命分子，主張全民革命。國民革命與全民革命，在意義上在目的上都有區別不能混爲一談。

總之，國民革命不是什麼階級革命，而且不『能』有什麼階級鬭

爭。有階級爭鬪，即不是國民革命，兩不相併立的。要知道這個，才可以了解民生主義，才可以知道民生主義的真諦。何況階級鬪爭已經有許多的謬誤呢！

二·革命的破壞與革命的建設。國民革命的階級問題討論過了，現在要討論的，即是革命的破壞與革命的建設問題，質言之，即革命與建設問題。在同志中間，現下顯出兩大矛盾，也就是兩大錯誤。第一，以為革命現在已經完成，用不着再革命，再革命即是革自己的命，推翻自己的政府。第二，以為革命並未完成，仍須努力革命，努力破壞，而且要努力破壞國內的社會組織，談不到建設。其實兩種說法，都不對的。前一種把革命看得太狹義，以為革命僅在破壞，甚至還以為僅是指『以下犯上』的一種動作，換一句話，即根本不了解國民革命，不了解三民主義，更不了解民生主義。後

一種說法，把革命也太看得太狹義，以爲革命祇有破壞，沒有建設，以爲要由破壞才能破壞舊制度惡制度。三民主義的特質，卽在始終是革命的，同時也始終是建設的。卽所謂『革命的建設，』與『建設的革命。』也可謂革命的建設化，建設的革命化。

先論革命的建設化。總理所指導的革命——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並不是單單在打倒什麼就算了事。因此，在革命的進程中卽含有建設的意味。本來什麼社會主義，除非是安那其主義，莫不有一個建設的理想，就是共產黨第一步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第二步是實現共產社會。似乎也是革命的建設化，並不是三民主義才是革命的建設化，然而不然，革命的建設化，究竟是三民主義的特點，共產主義是沒有的。我們都知道，革命的建設化，不是可以憑意志來決定的，儘管共產主義者意志上有意建設，方法不

對，仍是枉然。意志決定是靠不住，重要的還是在「方法。」共產黨唯一的方法即是「階級鬭爭。」可是階級鬭爭，既不合革命的對象（已在前面說明），由此生出來的結果，祇有互相摧毀，互相殘殺，永久沒有公平與和平的日子。縱或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彷彿很迅速，可是不久，國內只看見破壞的苦痛，沒有看見建設的成績。因此，才有新經濟政策的出現。可是因為他們方法還不十分妥當，還是危機四伏。最大的問題，那是農業問題。據莫斯科去年六月，「經濟生活」報告，自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止，所組織的集產農團，Kolkhas 已達一萬八千，較以前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但事實上生產力還是沒有增加。許多許多所謂集產農團不過是五戶至十戶的農家聯合起來共同聯合耕種，耕地面積很小，設備也不完全，反比單獨經營還受損失。一般農人更以自足自了為標

準，並不希望多量生產。至於國營農團 *Soyuzas*，多附屬於行政機關，也只求行政機關本身人員糧食的供給，蘇俄雖對這個認為是『農村社會主義化』的方法，可是終歸失敗。農業方面，天天不能脫離危機。這個原因，即是因為他那革命的主義不曾建設化，完全用階級鬭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果，本黨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一方面破壞，一方面即是建設；一方面是革命的破壞，一方面是革命的建設，即是革命的建設化。

簡單明白地說，革命的建設化，是採用直接行動來解決政治問題，用間接行動解決經濟問題。政治的革命，完全採用強硬的軍事手段；經濟的革命，即避開直接的手段而用法律的，政治的力量與和平漸進的方法來解決。正如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不能不算是一個大的革命，可是他的方法即是漸進的和平的。我們三民主義的方法

雖與產業革命的方法不同，目的更不一致，可是採用和平漸進的態度則是相同。

再說建設的革命化。我們果然純粹用和平和漸進的方法來實行經濟革命，那末，我們的建設既然是和平的手段有人以為即與社會政策相同。所以我們必需革命化，換句話，我們的建設是革命的建設，與社會政策的建設完全不同。

（一）就目的方面說：社會政策的建設，是建設在資本主義上面，是維護資本主義的，是想使資本主義確立的。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建設，卻不如此，他的目的，決不是維護資本主義，而且要防止資本主義的成立，完成民生主義，解決民生問題。

（二）就方法方面說：民生主義的建設方法，經濟方面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個似乎像社會政策，可是要知道

，這個是方法，不是目的。是過程中的二大方法，並不是做到這兩點，就算完事。再就效率上說，也不相同，總理曾經說過：『何謂革命的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隨社會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爲之，（按即社會政策之方法）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由這點看，可以知道革命的建設是非常的建設，不單只順社會之自然，也不單只是因勢利導，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革命的目的，用革命的手段出之。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革命的建設與通常的建設在目的上，在方法上都不相同。革命的建設，即是民生主義所獨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所不及，這就是民生主義的特長。總理更有一個詳細的解說：

余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

鑑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爲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

革命的建設與革命的破壞，分開說雖是兩個東西，實際上卽是一件事，卽是民生主義的一個特質。二者缺一，革命卽莫由成功。

總理民國元年之所以不肯幹總統，讓位給袁世凱，卽是同志不了解革命的建設與革命的破壞是一個東西，以爲革命的破壞成功，革命的工作卽行終了，以爲革命的破壞成功，革命卽已經成功。不知三民主義的革命，革命的破壞是一個過程，革命的建設更是一個重要的過程，要經過這二個過程，方能達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總理會說過：

……此憲政時期，卽建設告竣之時，革命成功之日，此革命

方略之大要也。（注意：現在革命決不能視爲成功，同志說革命已經成功的，都是不懂革命意義，不明 總理遺教！）乃於民國建元之列。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爲！

總理又說：

……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有兩足，鳥之有雙翼也。

如果不相輔而行，忘記了一面，結果必定不僅革命不能成功秩序也更大亂。因爲革命黨不過是以舊官僚代新官僚，又有什麼革命的

必要呢。總理曾慨乎言之：

……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代舊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輔；是亦以暴易暴而已！

……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而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所以禍亂相尋，江河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是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

由此上總理這些遺教，我們可以完全知道，革命的破壞與革命的建設，完全是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同時革命的建設與普通的建設又不相同，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特質所在，民生主義真諦之一。

上面這兩點結論，是我由馬克斯主義比較研究的結果。這兩個結

果自信足資研究社會主義者，研究中國問題者，研究三民主義者的參考，所以把他寫在上面，作為本書的結論。

——完——

侯厚培
主編

世界經濟叢書

以八種專門化的經濟名著

貢獻現社會的經濟研究者

本書以歐戰後的經濟事實及統計材料為主，以戰前的情形為歷史上的背景，分門別類，輯成一包括各國通貨系統的專書，可供中學校大學校學生研究經濟學的標準讀物，更可作戰後的經濟史及經濟年鑑觀，內容完美，指說清暢。

1 世界人口狀況

侯厚培編

道林紙印

一冊

定價六角

實售九折

2 世界農業狀況

吳覺農編

道林紙印

一冊

定價八角

實售九折

3 世界工業狀況

李承緒
侯厚培編

道林紙印

一册

定價七角

4 世界金融狀況

朱彬元編

道林紙印

册

定價

5 世界貨幣狀況

侯

道林紙印

6 世界貿易狀況

林紙印

7 世

8 世

道林紙印

一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馬克思主義評論之評論

△(全一册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致)

不 准 翻 印

著者 羅 敦 偉
出版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分 發 行 所

南京 天津 長沙
漢口 徐州 哈爾濱
北平 梧州 汕頭
遼寧 廣州

大 東 書 局

